

安吳四種卷第二十

齊民四術卷第六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禮三

書所見二生

予以嘉慶辛酉九月至揚州未幾有江都東鄉佛感洲之
卞孚升茂才

萃文

偕其鄰丹徒學生某甲見過出示刻本

兩冊皆舉地方公事者條目甚詳具其行止權在太守吏
胥需索掣其肘時張古餘權守事余以告遂得舉行及甲
子夏予避暑金山去佛感洲十里許益聞卞君所以爲鄉
人敬服者卞君方居母憂予往弔其地村聚相望遠者才

半里而一聚不過十數家。中途見村童十數人偕行舉步端整，長幼有序，心疑爲卞君弟子。因問卞君居其長者引予行，其時已逾百日釋麻期，而卞君面深墨，肌瘦削，與辛酉初見時大殊。喪禮久廢，見卞君令人深素服，素冠之，嘆留其家一宿而別。問之聚人，自奉諱後，足故未一出戶也。又後數年，聞卞君與某甲離婚事，某甲好交遊，選刻時人詩文事，扳援卞君謂其有心世道，因爲子聘其妹，地方公舉鄉人以重卞君，故言無不從而舉行。經理則某甲司其事，歷十餘年，卞君乃知其染指不堪狀，因延附近十餘村之耆老，具酒食，亦召某甲飯畢，卞君下階四拜，告耆老曰：

萃文不識某行徑如此前後誤諸公不少我之子何能爲
伊家婿卽出庚帖當衆退婚某甲窘甚收庚帖走出遂入
揚城因緣歲餘納女於阮氏旣與阮氏結婚乃回里搢紳
而以阮氏故益重某甲而鄉人卒不齒之丙子予薄遊宜
興見吳謹樞茂才辰行治略同卞君其鄉人敬服亦不後
卞君後此如

國家再有孝廉方正之舉卞吳二君宜足以當此選矣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予得
見卞吳二君益以信先聖所言閱百世不能改也故備記
其事

錢魯斯傳

君諱伯垌字魯斯姓錢氏江蘇陽湖人錢氏世爲名族居郡城君獨居西鄉之僕射山故又號僕射山樵文敏公以甲科任刑部尙書於君爲季父招君至都下君時方弱冠詩書豪健驚老宿每試輒躋歸里橐筆幕遊以養親乾隆中

純廟將舉第四次南巡之典大學士于文襄使浙江撫臣王亶望奏請

上因杭州以至湖州

命將下大學士程文恭公爭之甚力

上曰朕至湖州非爲遊觀因北方古稱桑土而今民乃不識蠶故欲至彼察蠶桑之法以利北人耳文恭曰

皇上至湖州不得見蠶桑矣守土者必促民伐桑麻而樹桃柳將使嘉湖之民累世不復業

上乃降旨罷之而文襄又致書撫臣言以兩浙耆老意籲懇猶可行浙中例以鹽法道主

大差時江西巡撫陳淮爲鹽法道撫臣諭意君客陳公所陳公以告君君曰閣下能必止其事某當爲具稿陳公曰爲欲委曲請行耳君曰

上意果欲來者守土臣且當陳民間疾苦以止其役况已

奉明文停止耶某斷手不爲此陳公曰吾客足下三年未嘗敢以瑣褻相瀆茲事必須大手筆乃如是恡惜耶君曰某請卽退還山啜粥飲水終不以戀館穀住血海中矣然閣下爲陳少保子孫事若必行何顏見少保於地下君歸而陳公卒以君言不上稟君自是遂以鬻書爲生乾隆丙午朱文正公主試江南榜發無君名流涕曰錢魯斯被放吾真負此行矣君書由董文敏黃文節以追李北海顏平原本於梁嘯堅實不及而流宕轉換時或過之詩筆亦勁雅如其爲人以嘉慶十四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七歲子三某某君書至夥吳楚士大夫家家有之詩若干卷多可誦

者

包世臣曰陳公與余言此事甚德君然撫臣猶必欲舉其
役檄紹興知府趙君循湖州河道試

輿舫趙君者忘其名籍其人循吏也潛布木石於河中

輿舫觸之不得行時已迫不及浚役始止後撫臣知之藉
案中趙君罷職道出湖州湖州民號泣送之百餘里交恭
以輔臣面諍能不負所職而趙君有術以行其仁陳公聞
善而能遷皆有可稱獨君以布衣遊食而侃侃爲斯民請
命也善夫

黃徵君傳

君諱乙生，姓黃氏，江蘇陽湖人。父景仁，字仲則，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而詩顧深穩，讀者雖歎賞而不詳其意之所屬。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爲第一。江浙俗名父之子，多以父字爲字，而加小稱。故君字小仲。君自幼從尊甫遊，多識前輩，而端凝寡言笑，又不事文藻，以故無稱於父。執治鄭氏禮，能墨守先儒之說，以通己意而躬踐之。同邑陸繼輅，才士也，廣交遊，嘗謂余曰：吾人每有所惑，欲從敗行，念小仲則，妄心自息。其立身嚴峻，爲人所矜式。如此。乾隆中崇尙漢學，治鄭氏

者尤多。然大略不責躬行，以單詞片義爭勝負，取名譽。君既不著書，又默無論說，然達於禮管人情之原，以自淑其身者，莫如君。君又嗜書，攻之甚力。自董文敏後二百年書，疥靡無可采。君志在復古，嘗曰：書訣多僞，託唯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非凡庸所知。是真太傅語也。余嘗從君問筆法，語在述書近之。能書者踵出，而君實爲始事。君又深於五行九宮陰陽家言。唯武進董士錫、張成孫能領其指。君善病，每病輒三四月不飲食，亦不困，猶手古拓作書，然自以爲不工。書成輒塗抹，以故傳書甚少。道光紀年。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君應，僉以爲名實相稱也。未就徵。

以道光二年三月廿九日卒於家年五十歲君初娶於某
舉一子殤妻亦尋歿繼娶於卜時君已病甚扶掖拜起竟
未能成禮自君以上五世無期功強近難爲擇後嗣余得
交於君最久故述其所知以詔於世云

小仲卒數年同人謂小仲不可無後求於其族得一獨
子廣兩祧之例以爲小仲嗣名志述字仲孫今已二十
五六甚醇謹而能文予未識道光乙巳夏次壻楊傳第
言之如此故附記於後

姚生傳

生諱承謙字季光直隸天津人父逢年進士嘉慶六年由

詔安縣知縣升安徽太平府同知延余授讀生時年
十四到館三日生曰謙在福建知得待先生福建知名士
爭言先生年方弱冠詩文若湧泉不日卽掇巍科今年正
秋試竊觀先生意殊無住於科名何耶余告之曰科名者
入仕之基仕以治民不明於治民之術而得科名諺所譏
學醫者人費也生曰謙自幼未嘗聞人言治民之術今謙
亦欲學之當從何始余授以資治通鑑生一日檢閱十數
卷問之略能言其始末余曰此仍經生射策之技非真學
也通鑑善在先述其事乃敘衆議然後載廷議所從而詳
記其得失於後學者閱其事先爲畫上中下三策然後閱

衆議而驗已見之是否有合。又籌廷議所當從。再閱廷議則後之收效與否已可十得八九。如是則如置身當時之朝。端庶幾異日臨事能不惑也。生自是每日止盡一卷一月之後。其意與古人合者十常四五矣。乃縱問近日救弊之要。余具爲答之。再三辨難以歸于協當。以文多繁複。刪問詞而編次類序爲說。儲上下二篇。理財用人兵農之要。蓋畧備於斯矣。生錄副而題其後曰。謙事先生三月。爲著此書。其立議淺近而切於事情。中人之所能行。先生之學以救一身之饑寒。則不足以致天下於飽煖。則有餘。菽粟足而民仁。言近者旨。乃遠。余不敢任。然不能不以爲知言。

也。太平君初娶於某，有三子而歿，繼娶某，有生與生之弟承恩。生之仲叔兩兄皆居里門，唯伯兄隨任，以不慧失權於父母。生未周歲時，太平君以所授徒方塊字散於席，生一一持而轉之，字皆正無倒側者。太平君以爲有夙慧，尤鍾愛。余初至，不習其家事，然每爲生道古人友愛之迹於異母昆弟，尤詳切。生聞之，至再肅然起，白曰：「先生爲謙言故事，而獨諄諄於友愛，異母昆弟得毋疑謙之不悌於兄長耶？」余曰：「子之友於兄與否，吾無能預知。然子以古人成迹返躬自省，此學問之最切近者也。」生默然。數日後，生兄至書室，欲與余語，見生來，輒止，而狀殊跼蹐。嗣遇盛暑，生

當午納涼廳事書室爲廳事西廂紗窗光相接生故短視
生兄從簾外過而生未起生兄卽牽簾入批生頰生受之
惟謹良久乃入書室指痕猶未盡晡後侍坐余語之曰子
進矣今子實無罪然吾觀子之色甚愉入書室久之無怨
忿之意且若兄前此謹候若聲色而今乃自居家督重督
過於子子真進矣生曰先生謂謙無罪然謙自奉教以後
旦夕思數年所以事兄者積戾多矣得兄督過之方自幸
稍償前愆况敢怨忿耶其時蓋生從余遊兩月許已世俗
授讀以八股六韻爲正經以三八日爲課期不能盡廢生
文義本已粗順詩筆亦清澈余爲擇其舊讀文十數篇及

義烏少陵長律數十首，使專誦習，月餘於余法所得已十之五六。余秋試後，以事他去，而生亦回天津應試。余輾側吳越，耗問遂隔。十九年入都，始知生以十五年中式副貢。十八年秋試後，染疫而歿。而太平君亦卒於官。其世家及妻子皆不能詳。余多識天下奇傑之士，然立志不退轉，勇於自克，通事理，近人情，未嘗見有能與生偶者也。別後閱十二年，生之造詣所至不可知。然吾知其有進無止也，不敢以臆斷失實，使無以取信於後世。故述生與余周旋時事，以傳生之真，而寫余之哀思焉。

翟孝子傳

孝子諱彩，令姓翟氏，安徽涇縣震山鄉水東人也。生六歲而母氏物故，未幾父雙喜病癱瘓，孝子乞食里中。年十二力能樵採，始罷行乞。每遇里中合食，孝子食必舍肉一飯，卽起告主人以另器持飯與肉歸奉父。主人共愛憐之，稍長改業賣菜，饗殮外有餘錢多寡悉歸之父。孝子年逾壯，父頗以嗣續爲憂，孝子乃置童養媳，及笄乃成禮。以有二子，父性素嚴，旣久病尤卞急，孝子故有伯兄，不勝噪聒，遂逃去。久之父思長子，孝子以有婦代侍，遂告父間關尋覓，竟得伯兄歸，父歡甚。然居月許，伯兄復乘間走，遂莫可蹤迹。孝子終身以爲憾，孝子自乞食奉父，以比其卒，閱三十

有三年。父貯孝子所奉錢於敝篋中。父卒。啟篋積錢三十餘千文。以舉殯。並買地并葬父母及祖父母焉。嘉慶壬戌夏。長子殤於痘。明年春。孝子亦卒。實五十有八歲。

包世臣曰。諺云。久病牀前無孝子。有孝子值事。而兄歸。仍不能居月餘。可以知孝子之難矣。予得孝子之行治。從翟玉山廷珍學博。學博篤行士也。以道光癸卯秋試來白門。持巨卷屬予。展卷則吾邑賢長官及鄉先生題咏具在。大都以孝子行至奇。而未得邀

旌典爲歉。予謂旌別淑慝。

國典也。此自主持風教者之責於孝子。無增損也。計孝子

之次子。今當已年四十餘。翟氏族逾萬人。雖近支多不相識。學博箴試事歸。幸物色之。使人知孝子之有後。此與助經費以請。

旌榮功相百也。予以嘉慶丙辰春初過水東。曾卽見爲孤兒行。紀翟氏乞者曰。孤兒沿街泣。跣足履霜行乞食。面瘦如鬼肢無股。勞君道旁爲酸楚。孤兒生孤兒生命未爲劇苦。兒年似背上第時。爺提娘抱不知凍饑。爺娘今棄我阿弟。早遭此禍無柴無米。詎養我弟嚴冬雪漫漫。阿弟襖薄不耐寒。并我破裋勿謂我被霜。風膚裂不完。晨出望烟火。君子周濟我。乞不得中心愴。悲欲之他未知否。可願得吾。

弟腹果願得吾弟溫飽長大孤兒下去地下黃泉見爺娘我無過其時孝子年蓋五十矣一時小民中有此奇節者二翟氏真巨族哉。

陳羽士傳

羽士陳見聖者字心堯江蘇江都人也自八九歲時卽佐父採薪負米給朝夕積勞成鼻衄流血常盈盎不可治乃捨身揚州府城隍廟依住持蕭定郁出家數月良愈而思念父母不置其師聽返俗未幾疾復作仍歸廟然稍間卽歸省父母明年母王病歸侍醫禱罔效見聖于窗外煮藥乃引刀刳其股刀鈍不能斷割至四五創及骨室中人驚

望窗外紅光照灼恐不戒于火急趨出見鮮血白衣襟流
溢地下所割肉已置藥鑊中王飲之而沉疴立起鄉里皆
以爲純孝所感爭爲詩歌以贈之其師以此益愛重焉見
聖和以蓄德儉以殖財交友有然諾數十年無改其舊以
道光九年七月二日疽發背而化年六十有六歲揚州士
民服其行誼多傷悼以爲斯人而有斯疾也揚人又盛稱
王嘗告見聖曰我行年已七十有六猶未抱孫兒豈可求
諸神乎次年正月見聖因朝句曲山禱于三茅君歸至逆
旅假寐月下見髯翁抱一子予之曰好撫之遂驚寤歸以
告王是年十一月其兄果舉子王以生于神兆命之曰兆

至壬午年逾八十復病甚至不省人見聖泣禱于城隍神前
七晝夜請以已算三益母壽王病忽霍然曰神命我歸再
任二年果至期乃卒事雖近怪惑然信而有徵故備著於
篇

園丁三李傳

予以嘉慶庚午挈眷至揚假館西門外之倚虹園園丁其
六姓守門者句容李氏李姬有三子曰鵬年鵬高鵬萬姬
軀肥而健噉然夏秋間輒患痢七八十日鵬年晝夜抱負
上下侍沐浴梳洗滌垢穢積年無厭倦鵬高在城中爲需
次者廚役每日必再歸以新美食遺母鵬萬灑掃亭閣分

遊觀酬值市甘旨必厭嫗意鵬年鵬高皆逾四十未娶鵬萬才三十餘有婦稚而嫠衣飾值白金百餘兩現貨亦且二百欲挾以嫁鵬萬鵬萬曰彼來能爲我善事母乎若不能者是得妻而失母也不可有姊嫁殷姓甫舉子而壻死嫗憐之甚鵬年迎與同爨嫗年八十三而鵬年卒逾年而鵬高又物故鵬萬以照料園事或侍奉不能以時遂以管園業授甥而奉嫗賃屋居園外身自上舖昇轎用力爲羞然贍給殊未減鵬年鵬高在時也鵬萬嗜酒醉則與人詬

詈事無至謹道光己丑八月廿六日鵬萬疾甚乃告其

妻在堂下于舉所親處以平治發送留半備老母後

事家用器具甥悉將去迎老母回園語畢遂瞑蓋嫗年八十有七矣園丁又有歙曹氏者其季曰小連子五六歲時曹嫗賣之丹陽以勤慎得爲養子閱八九年嫗聞丹陽人殷實且已子小連子遂渡江肆擾其人不得已以小連子還嫗小連子在彼逸樂未習生業既歸宗唯能賣水煙未幾其兄死有二子才三數歲而嫗卞急饜饕不解生人事揚城餅餌以東關爲最去園且五里小連子每早馳買供嫗下牀餐有新異食品上市雖珍貴必果嫗腹而嫗猶詛呪不絕口小連子無幾微望見詞色其日人勉給口食無力置臥被夜則以敗絮擁嫗上身而自臥草中抱其雙足

著胸前以爲溫如是十年。姬乃死。小連子今已三十餘。二姪亦漸成立。李曹在揚。看守園亭。今俱爲甘泉人。

包世臣曰。孝之體大矣。慎守其身。毋貽父母惡名。則殆于近之。故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交友不信。戰陣無勇。皆以爲非孝。夫豈口腹云爾耶。然李曹細民。豈可責以他行。至其至性。獨發史冊所載。未能相遠也。世有不自勝其多欲。而藉親爲說。以豐一日之養。卒不能不任不義之名于後世者。可勝道哉。予故紀二十年聞見所親。毋令泯其亦可風矣。

張琴舫者吳人也。世居胥門之新橋。名二官。入都中。三慶部習梨園。更名才伶。字琴舫。色藝爲一時冠。有富商召侑酒。強狎之。琴舫罵曰。他人皆欲誑若錢物。吾不欲誑若錢物。若何敢妄誕無禮。義商怒。命家丁毆之。幾斃。商之媼戚某馳救。乃得脫。自此始專意學技擊。余識琴舫時。琴舫已棄其業。欲還吳中。訪名師。益精所學。余爲書介之。吳中女俠姜翠橋。姜年老而子不肖。盡以所能授琴舫。見琴舫家居艱苦。以洋錢七百贈之。琴舫力辭不得。命後二年。姜以訟破家。琴舫歸其原物。封識故宛然也。琴舫學旣成。復入都。有謁選知府孫姓。琴舫業梨園時舊識也。許贈以五百。

緝回南取眷口。孫旣籤掣廣西，遂悔約，僅許攜之出都。旣又不爲具車馬，琴舫自賃，轎車同發。及山東舊縣，巨盜數十人環孫之三妾，將括其裝。琴舫馳前奮擊，仆其渠，羣盜驚走。復隻身力追，傷右足背，乃返。孫旣免於難，重舉前說，而琴舫遂兼程獨行，不復與孫相見。湖北彭姓者，以技擊教授都下，稱彭師傅。有公子從學，頗傳其技。公子在江淮間，遇琴舫曰：聞彭師傅困於都，殆及凍餒。我一時倉卒，若入都爲我舉子錢，給其居處衣食，以俟我時。嘉慶廿一年十月也。琴舫至都，彭負累已數十百緡。琴舫乞假清其負，旦夕贍給。明年夏，彭辭琴舫曰：以若之貧爲我，又增重負。

公子來而如忘。今又已去。我因命也。豈可常以相累。琴舫不可卒資之。廿四年。天津同知某禮。琴舫爲緝私。琴舫曰。官府欲捕販私耶。抑捕商私耶。所惡於私鹽者。爲其漏國課也。而商之私。數十倍於販。以豪富爲此。比之窮民肩挑背負。貿食者。情罪相百。若利官府之財帛。助奸商絕貧民謀生之路。某雖賤人。不忍爲此也。同知大慚。而罷京營游擊某。廉知西城有賭窩。不受捕。招琴舫不可。游擊曰。子矜勇何怯耶。琴舫曰。非怯也。賭者人情之所常有。官府此舉。徒爲邀功計耳。若廉知叛匪所在。雖千百人。某願以一身先試其鋒。上報踐土食毛之恩。下以掃除門戶。安能爲官。

府捕諸耶琴舫性沈毅以居賤業吐詞常委婉然必自達其志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如琴舫者庶其近之矣余識琴舫久知其事頗詳纖悉不具論論其大而余所深悉有徵驗者廿五年七月十七日乘馬出前門馬驚而墜遂斃於道年三十歲在都娶於唐其母在吳未知也又聘於胡胡舉一子當琴舫之不祿也子年始四歲道光二年余至都詢其家室如娣相守以撫稚孤庶乎能不負琴舫者

包世臣曰孟子重良貴其不信矣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利則賤而喻義則良與近世良賤之說也蓋殊以

余所聞乾隆四十八年山東巡撫國泰以賊被逮卿大夫
故與交善者皆詆訴以自飾惟所厚舊伶太平追隨至都
破裝爲治後事嘉慶十四年侍郎廣興以賊被逮愛將故
吏莫顧問惟所厚舊伶吳人陸雙全周旋詔獄治棺斂二
子外遣衆妾家食陸皆爲部署所費累萬冒重險而不避
嘉慶十八年滑縣之變有湖北流妓名玉珍者姊妹三人
爲賊所掠欲以爲僞妃俱極口罵賊備楚毒而死徐如意
者吳人居因果巷嘉慶十七年六月有二兄而其父死其
兄欲領棺於同仁堂如意年十一號泣曰豈有有子三人
而使父眠施棺者乎乞賣我以葬父遂指身假錢三十千

舉葬畢賣於優販入都中春臺部改名富倫二十二年
余在吳知其事其明年至都訪之間其母病目甚以年未
滿不得歸泣血潛潛今之董永也曹文瀾者字春江亦吳
人年五十許以教優爲業攻八法二十年下筆洞達有廉
悍不可犯之色都中善書者莫能先居恒手資治通鑑一
編然絕口不論今古事往昔秉翟執簧之流亞已余往來
都下十數年所見所聞能皎然不欺其志成行誼可紀述
者多世之所謂賤人也哀哉

劉烈女傳

劉烈女者寶應劉準之女也生數歲準以字同邑應銓未

幾準妻物故而準當往山東烈女無可依歸應氏爲童養媳稍長給井竈澣浹役如成人銓之父母咸宜之迨吉而銓病醫療轉篤烈女飲以臂肉竟不起縗經三年至嘉慶庚午服既除銓父遺準書曰吾夫婦老無他息倚君女如子然不忍其久失時也準荅書聽主婚議烈女聞之遂中夜縫綴衣裙啟門而溺於河閭黨哀嘆同里柏楊葵以聞鄉大夫士請於有司歲甲戌得

督旌門而配食於邑廟之戚烈婦祠其以狀乞傳者烈女之族兄優貢生寶楠寶楠好學有文采樂道人善余雅所愛重爰次其傳而論之曰烈女可謂亡乎禮之於禮而動

也中者矣近世尙爲苟難以嫁殤爲貞女殉殤爲烈女而周公之禁孔子之教不足以奪流俗師心之說致良家淑媛於非命者數矣考烈女之行其得謂之殉殤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成禮曰夫婦備禮未成則曰兄弟童養於禮無可準然呼爲養媳則婦名成矣禮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則女家使人弔壻家葬而致命親迎女在塗則改服以趨喪明在塗則女道已終而婦道伊始也有吉日而壻死女斬而弔葬而除以其無三年之恩也烈女長於壻家以在塗累之爲終重服宜矣禮不貳斬閉變而殉之不亦可乎然則何以女之也律于未待命而與養媳同處者依

違犯教令以烈女之不鏤而雕動止合度其不以情欲之故陷墮於不義亦明矣若烈女者信乎其亡乎禮之於禮而動也中者也

熊貞女事實册跋

旌表南昌縣故民盧宗坊未婚妻現存熊貞女事實册吾友姜君樟圃既爲之敘援據博辨其夫從弟盧濟泰欲刊行以彰奇行而乞言於予前哲歸熙甫毛大可嘗論其事皆執周官戴記以立說非持之無故者然炎漢高尚不屬之士每有於舉主之卒也徒以一辟之故千里奔喪持君臣之服千載以爲義聊厚不爲薄斯其匹矣夫夫妻相守

人之至情而遭人倫之變廣從一之義匪石不轉永貞苦
節數十年若一日以能匡持門戶慰藉俯仰可不謂難乎
然斯人也必具激烈之情堅定之守其初家人莫不引重
以相夸羨而日長歲遠或寂寞不宜人或剛介不容物馴
致詬諱時聞維家之索者蓋亦屢矣是故士君子遭家不
造構此閔凶固不可愛徇禽犢議奪其志尤不可好爲名
高稍從聳勉也若其習成若性茹堇如飴則資助其不及
激揚其風徽是又士君子之責也吾讀是冊不獨見貞女
之賢而濟泰所爲亦可以風矣於是乎書

先妣行狀

先妣姓查氏諱會意在母家名婉嫺來歸時先祖父奉直君更命之安徽涇縣震山鄉九都二甲人外祖諱世緝國子監生初娶生王氏從母及伯舅毛耆外祖賈於徽以知醫多締交紳士因再娶休寧汪氏生先妣及仲舅毛麟季舅毛郎季舅方乳卽出繼故外祖父母鍾愛仲舅仲舅晬日偶失足外祖杜門治之六年卒成跛先妣自十一歲時常晝夜抱持視湯劑節節寒暄仲舅病甫起卽歸先考郡學君郡學君弟兄五人班在積叔妯娒間有患多言之病者遂彼此詬諄無虛日先妣性和順無可尋衅然猶時以冷言相侵先妣處之以不解手進煙茶款接慰勞如平時以

故三十年居唇舌間而斷斷不能相及郡學君以文雄郡
邑屬不得於有司益尙氣不就館他氏至乾隆乙巳春朝
夕無所藉而不孝已十一歲遂攜遊白門假僧舍集童蒙

脩脯僅能給兩人口食無可寄贍家者是秋大饑先妣里

居撫王氏翟氏兩妹及從弟嘉梅名世榮王氏妹五歲翟氏

妹三歲嘉梅二歲先是甲辰冬三世母歸甯得暴病入門

而革嘉梅在懷抱莫肯受先妣遂分翟氏妹乳而育之吾

鄉山皆產蕨遇荒則羣掘蕨根爲粉以充糧極寔者至食

其粕先妣兩晝夜率成男鞋一雙得工值市米與蕨粕先

取蕨粕炒而磨之稍細者以飼幼少餘乃雜少許米爲糜

供常食時，仲舅家尙裕。王氏從母，至擁貲數十萬，烟火相望，不相卹。而先妣始終未嘗一過從商，稱貸有以爲言者。先妣答之曰：「寒莫向燈，窮莫向親。」王子秋，郡學君，病痔甚，挈不孝歸，展側床席。先妣率兩妹治針耨，不孝租屋旁地。

十畦藝蔬果，鬻於市，以給餽。粥湯藥，癸丑，楂塘董氏集村童十三人，使不孝爲之師，去家十五里，不孝間日於晚飯。

後以館餐可苞苴者歸，省視。五鼓回館，治早課。而侍疾，則先妣專任之。郡學君疾日甚，虛火炎爲狂易。而先妣前後

三載，無一語怨尤。鄉里以爲難。嘉慶丙辰，不孝服旣闋，以

詞賦受知於故侍御程公，世清故侍郎宋公，鎔丁巳夏，楮

旱宋公時爲蕪湖道禱祈靡不至最後使不孝爲請誅旱

魃文卽日大雨三日後屬邑獻雷殛旱魃之魄文稿誼達

於故太傅朱文正公手書召不孝至安慶撫署垂詢練鄉

兵安江賊事宜賜詩以賈生鄴侯相期許留署中匝月戊

午冬致之湖北己未夏故相國明文毅公任川楚左參贊

自湖北提入蜀治戎事信至家皆大驚悸先妣召嘉梅曰

我不識字兒依口寫信與汝兄曰母字告嘉禾兒兒入川

信到族衆皆說凶多吉少我聞汝父說古時男子生以弓

箭射四方弓箭場中正男子之事死生有命何必怕唯聞

軍功多冒濫若藉以進身誰爲兒辨真假者若聽計能濟

巨艱兒一心事之若其不然則速返毋戀束脩優厚負汝
父之教嘉禾者不孝乳名也不孝入蜀僅三月發奇謀不

見用而府主醉洩其機有戒心又得母書遂決歸計庚申
始爲江淮遊故糧儲道湯公潘任安徽學政下車卽告太

平府學師致書本學師促應歲試爲辛酉選拔地先妣曰
此必出朱公愛士之誠耳吾兒自宜使明者摸索於暗中
卒不召而庚申辛酉秋試連被放文正手書招入都先妣
曰人貴自立戊午年朱公監臨鄉人皆謂兒必首舉吾深
以是科不中爲幸今若應朱公召得手於北闈必遭物議
且以累朱公命應中自有南場在也已巳王氏妹倩沒庚

午秋遂假倚虹園迎王氏妹歸宗隨先妣就養揚州王氏妹唯一幼女先妣命不孝子之名之曰令姪時仲舅家事

破敗中表第三人皆未娶又無業而三世父五叔父各有

三子未娶又生涯冷落不足以自給而並節齋歲入接

濟之命

不孝

以漸爲完婚事

不孝

念食指日增世路日窄

編紵之投不可恃惟刑錢兩席脩脯較豐遂以此作遊先妣命之曰兒自少違衆爲有用之學而數奇不能自爲藉人手以濟人是亦一道也吾自爲女時見捕役開花賊盜叛良民常傾覆人家又見叔姪兄弟翁壻甥舅構訟者審斷後負者以爲恥仇隙益深常釀巨案又聞查辦虧空承

辦人受請托多撥歸已故之員孤兒寡婦不知當日衙門
事差役追迫如狼虎常冤結無可告此數事兒尤慎之後
在山東直隸兩藩署江蘇直隸兩臬署查核成案似此者
故多矣辛未秋就故相國百文敏公兩江督署聘分司江
西案牘兼辦河工始議籌盤葦蕩文敏以蕩事甚鉅而無
人能諳其要領者委親信大員督辦出不孝司其進止壬
申冬文敏劾河督陳公不實陳公訴之辭牽葦蕩

睿廟命故相國松文清公故尙書初公

彭齡

來獻松公與

主蕩事者有夙怨持之至急兩淮鹽政阿公梅花山長洪
公皆遣人告知當及早寄頓箱籠悉檢各官幕書札焚燬

之先妣出面使者曰吾兒所入唯脩脯縞紵簿記甚明晰其往返書札皆爲斟酌情形以濟公事無私語果被查看星使驗出入帳目知吾兒無賄入驗來往書札公事尤得明白何畏懼而爲寄頓焚燬耶及事息二公皆嘆服自癸酉至道光壬午內外羣從先妣次第爲舉九婚又先後給資本使各以所能治生計覆則又資之或至再三王氏從母家亦落其子若孫先後來揚州者先妣皆不識然典質衣飾資之無少恡嗣不孝賦閒而諸中表誅求者益頻數資助不如前至面肆怨讟先妣唯命取錢米店帳摺及質票示之謝匱乏終不以前事相稽也先妣食量素隘於腥

牲尤纖細每進一味之甘必手自分散下逮婢僕均平齊
一乃下箸常曰吾性不能偏衆及辛卯夏目力劣又漸不
良於行每食猶必徧問家人無所遺食畢必以茶滌器而
飲之曰先姑年八十餘如此汝等宜惜福莫忘先人家法
也庚寅春不孝回里奉郡學君遷葬江甯縣南鄉吉山之

麓遂定居白門甲午冬始買宅北門橋西北自揚州移居
焉乙未會試值大挑先妣促不孝赴北以一等掣分江西

臨行諭不孝曰兒數十年出遊受恩多矣不圖報非也爲

報恩而自陷非義尤非也兒爲諸侯客久於民間及衙前
情僞悉已刑錢兩友歲脩千餘金兒居官可自領其事節

此千餘金者以當酬報及周卹戚鄰之用雖數少人尙可

相諒且有限制至地方舊有陋規爲辦公所必需苟非大

不可者毋輕言裁革吾頗聞有賣陋規者爲後人唾罵且

辦公不敷勢將他求兒其慎之不孝謹誌之詎謂需次才

四月遂爲無母之人耶嗚呼痛哉不孝自乙巳侍郡學君

遊白門至壬子中間惟戊申冬一歸家住三月至丙辰冬

不孝自出覓食或年一歸侍或二三年一歸侍而歸侍不

過月許或僅十餘日雖庚午秋迎養揚州然依侍膝下歲

率不過數十日近年家居得依侍又以拮据故不無煩絃

慮晚得一官在近省而終不得伸一日之祿養罪莫大於

不孝斯之謂矣然不孝

早違嚴訓奔走浮沈於名利之場

當路宿儒結納若不及而四十年來未嘗有不可告人之

人與鄉試者六與會試者十二唯甲戌一出房故相國長

文敏公戴文端公及故尙書秦公

承業

欲特薦者各一明

文毅公百文敏公欲冀薦者各一而名卒能不登於牘尙

未至使人指摘爲失身慕榮之不詳少者實有賴慈訓深

厚也癸巳夏先妣八十壽辰故尙書戴簡恪公以楹帖郵

觀曰天下共知此子因有此母同人競挾其文不盡其芳

論者以爲知言先妣生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卒道

光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有二子一卽不孝

嘉慶戊

辰

恩科舉人江西試用知縣娶同邑文氏女子子二長適太

平縣新豐王象曾夫故無子依禮歸宗

丙申春王氏族長共立寅亮爲後象

曾之胞姪也戊戌從至江西

侍先妣至得歡心自先妣患目及軟腳扶

掖伺應三數年衣不解帶辛勤十倍於

不孝次適同邑水

東翟修保前沒孫二長

寧仁

考名誠國子監生次家讓

考名家丞

縣學生女孫二長令媿適陽湖張曜孫曜孫博綜羣籍尤

神於醫令媿時時獻珍藥先妣自辛卯損目後遂善病屢

瀕於危其得延隴中壽者多曜孫令媿醫藥之力次淑媿

未笄曾孫二

希范希魯曾孫女一糗子皆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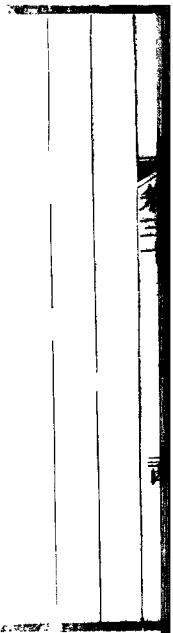
不孝

忍死餽

伏回白門寄籍擬卜期耐葬郡學君吉山之墓伏乞當代
通顯碩學垂意哀矜錫之銘誄使先妣言行得廁前世獨
行君子之後則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道光十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哀子包世臣泣血謹狀。

男誠孫希龐希藺校字

齊民四術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一上

齊民四術卷第七上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刑一上

讀律說上

南朝有律學唐沿隨制公式首載講讀律令之條至今因之軍民能熟誦律文深明律意者准免犯過失因人連累流罪一次說者謂律意精深故設此條以勸講讀所以重民命者似已然於先王治天下微權之所寄蓋猶未見也僕於友生之績學工文者無不勸其讀律或以爲知其必將出而問世故預習法家以免受欺幕客而不知非也吾

人既多見聞有文采則父兄鍾愛友朋欽服放曠初懷易涉邪僻其所學又足以拒諫飾非誰復能匡救其惡者唯讀律而內訟行習或麗科條無可自欺則必慚懼交迫是省身之要術也故先檢核二死苟有犯焉雖未敗露實已罔生迫生非力求所以自贖則不可以立人世自贖之道唯在隨時隨地以濟人利物耳次及五軍三流以至五徒各條身果無犯則可廁鄉黨自好之列以老死牖下如有犯焉求贖又豈可緩哉若其杖笞瑣碎概無罣誤則古之所謂成人矣已犯既力求自贖未犯夫豈敢輕蹈懷刑之訓殆謂此也至律許免過失連累者以深明律意之人自

不犯法。至過失出於思慮不及，連累不由自主，故許免一次而不及。有心正犯，蓋以有心正犯則爲知法犯法，豈得妄援免科乎？自省既久，一旦出身加民，自必慎恤，並至爲地方造無窮之福。此僕勸人讀律之指也。

今上御極之初，曾以大臣言

飭查各處陋規，明以予之。一時都下譁然，以爲必不可行。唯僕歡喜踴躍，頌爲至善之政。然心終疑封圻大吏莫肯一心奉公，而自替威權者未幾而覆奏入，竟如所料。而建言者亦不能堅持其說，遂使天下無一不犯法之官。至可悼惜。蓋爲民上而身先犯法，何以令衆吏治之不陽。民生

之不遂所從來者遠矣此則非匡居讀律之所能爲功也
讀律說下

讀律以省身前說盡之至於出身加民則尤當詳審律式
輕重以救時弊而挽頽風經所謂明刑弼教世輕世重者
也時弊至重者在廉恥道衰而廉恥之衰唯士人爲尤甚
仕途今爲極寬而惟出身考試者名曰正途士人倖獲兩
舉上者躋侍從下乃主一邑其重如此顧自其爲童子時
已不憚以身試法及乎立朝豈可望其慷慨引大體臨民
豈可望其深求民間疾苦是猶以利刃資劇盜其爲害可
勝言哉世所最不齒者曰當娼曰行竊而娼與竊罪止論

杖至於考試舞弊重則殊死輕且外遣律式之懸殊甚矣
考試之弊百出大要有三曰辦夾帶曰倩鎗手曰打關節
數十年前爲此者尙知諱飾近則明白告人而不愧不怍
且有假托以自詡者娼與竊雖隨處有之然未聞有面人
自承者是士人之於廉恥尙遠出娼竊之下也近年試弊
頗有敗露雖十不及一而亦足以示懲創無如敗露之案
主者意在保全以爲忠厚莫肯窮究根株彼作弊者固志
在求利然未嘗不畏法而前車始覆後車接迹者知主者
之必不執法也父師訓誨子弟不與講貫經史文法而專
爲之訪求遺文覓書手作方寸千言細字掌握之間輒可

萬篇鎗手且有攬頭皆于試期前先集面試以定賄價拜門遞條畧不避人以上三事而得手者指不勝屈果能從敗露之案逐節研究上及其父師旁及居間說合造作之棍徒依律重究必可稍挽狂瀾使後來者畏威遠罪維將喪之廉恥絕流傳之謬種其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大矣不此之務而惟曲全是事以爲積福其弊不使天下士人皆喪盡廉恥不止也較之縱盜殃民其效實有倍蓰千萬者若謂試弊必除而真才始見八比八韻曾何關世道人心之數而詡爲真才嗟其屈抑乎唯舞弊者波靡而不知止則害廉恥以害政事實有算數譬喻所不能盡者故腐心

切齒而詳說之。世豈無有心世道人心之君子乎。當不以僕言爲謬誕也。

議刑對

嘉慶十六年試春官畢。刑部尙書金公

光悌

招至其第襄

核秋審冊。至山東民人黃某因妻與子皆他往。見媳在室。內刺繡。卽入室行強。媳急取剪刀。戳其髀。乃得脫。黃傷平復。媳擬絞候。入服制情實一案。予曰。此案當奏改。從前率行照覆可。檢舉也。金公曰。此案並無出入。且較舊例已爲末減。予曰。從前係照子婦毆舅姑律擬斬決。改監候。至乾隆中始以四川案改擬絞候。世臣審知之。然大司寇所職

在準情酌理，雜繫治化，非如外省小吏奉行例案已也。夫子婦之於舅姑，有犯一切與子同論者，徒以義重也。當黃某淫念熾起之時，翁媳之義已絕，律載子壻遠出而婦翁嫁女，及縱容犯姦者，皆爲義絕。有犯以凡論禮，婦稱翁曰舅，女夫稱婦翁曰外舅，服制雖懸殊，而情義本不相遠。况使媳被窘挾而竟從，將不擬以斬決乎？拒之又得絞候，是爲女子者不亦進退無生路也耶？金公曰：此案必邀免勾，將來減流收贖罪屬虛擬，何必苦爭？予曰：世臣豈不知案之必邀。

恩減贖乎？然父母在不有私財，日後減等收贖之銀，仍由

翁出數年之間婦色或未必遂衰而其翁淫心猶熾婦知守貞之所獲者不過數年囹圄拘囚之苦而其翁且以爲姦媳無罪而律不准其拒也抑貞爲淫終陷大戮理勢所必然者矣金公曰吾子意且若何予曰凡人調姦擬杖而期親卽擬流凡人強姦未成擬流期親當加爲外遣而本婦依拒姦勿論離異歸宗方得理法之平矣金公曰以婦之故而罪其翁非所以尊名分也予曰翁媳犯姦男女皆斬決何嘗分別名分以爲滅殺乎且整飭倫常以官法治亂民非爲媳報仇也何害金公曰然則又何以離異其婦予曰與翁旣義絕不可更爲其子婦矣且父以妻之故得

外遣而其子猶以爲婦非所以教孝也故必宜離異閣下
果決計世臣當爲具稿反覆比引必蒙

垂允金公曰吾子言誠辨然吾在刑部三十餘年未見有
於秋審時翻盡前案者言之徒使老夫獲咎必不能行也
是年夏末伊犁將軍公晉昌讞一獄情節同此而新疆無
例案可援具奏請

旨奉

特旨將其翁發遣爲奴而釋其婦其秋山東撫臣援伊犁
案覆奏乃置黃於法而著爲例

議刑條答

嘉慶二十五年夏刑部尙書韓公獨對出手諭司員將
現行律例中有未安者各獻其疑以憑奏明修改時余
滯迹都下刑部總辦主稿來問者十餘人各爲條議數
事其呈堂蒙采錄與否不可知是年仲冬集錄各稿刪
併具於篇。

律載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
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鬪殺傷二等竊謂此夜無故入
人家內卽例所謂圖姦未成罪人也。何以明之。諺言夜無
故入人家非姦卽盜。然竊盜已行不得財。笞五十。而此律
杖八十。比已行未得財之竊盜罪加三等。是此條之非盜

也明甚查和姦律杖八十。既有圖姦之實迹。故卽以姦罪科之。然律不云圖姦未成罪人。而云夜無故入人家內者。蓋姦者人情之所深諱。其姦既未成。婦女之有約與否。不可知。君子不欲深求以傷良家之心。故科以姦罪。而諱其姦名。入於盜賊門者。仁厚之至也。議者不能深明律意。乃於殺死姦夫例內。續增殺死圖姦未成罪人。無論本夫及本婦有服親屬。不問登時事。後殺死者。均照擅殺問擬絞。候及婦女拒姦殺人。除登時勿論外。其拘執後疊毆致死。係調姦照擅殺減一等擬流。係強姦再減一等擬徒。兩條應請於本律下增注云。若白日入人內室圖姦有確據者。

同論而刪殺死姦夫例內之續增兩條以免參差

縱容妻妾犯姦律載用財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八官若買休人與婦人用計逼勒本夫休棄其夫別無賣休之情者不坐買休人及本婦各杖六十徒一年婦人餘罪收贖給付本夫從其嫁賣妾減一等說者因本律注有因姦不陳告而嫁賣與姦夫者本夫杖一百姦夫姦婦各盡本法之文遂謂此條並非因姦凡民間以本夫不能養活嫁賣其妻者皆科賣休以致嘉慶十六年有山西趙姓買娶有夫之妻爲繼妻而繼妻謀殺姑及夫兩命援引買休離異仍依

凡論之案竊謂買休賣休若非有姦在前自當入嫁娶違律之門且夫妻相守人之至情或以貧難飢饉離散逃生任教養斯民之責者方當引以爲愧至小民力不能依禮聘娶買妻以圖宗祀者揆以情理又豈能齊以一切之法是尋常因貧賣妻之案不得指爲買休賣休斷無疑義又律載強占良家妻女及妻背夫在逃自嫁皆坐實絞買休人用計逼勒情同強奪婦人用計逼勒罪浮逃嫁何以罪名懸殊至於如此詳繹律意和姦姦婦姦夫各杖八十姦婦從夫嫁賣願留者聽若嫁賣與姦夫者本夫杖八十婦人離異縱容犯姦本夫姦夫姦婦各杖九十婦人離異蓋

和同相姦必瞞本夫至於縱容必係姦夫姦婦多方銜誘以致本夫利其資助故此和姦皆加一等至於買休賣休姦夫戀姦而圖奪姦婦戀姦而棄夫本夫始則利財縱容後遂以妻歸之故又各加一等和姦律內嫁賣與姦夫止杖八十而賣休則杖一百者蓋彼係比時識破此則縱容已久無恥更甚故加之也其逼勒賣休因有縱容在前開門揖盜孽由自作故買休人及本婦之罪止科輕徒也然律不云姦夫而云買休人者蓋稱以姦夫則本法止杖八十此重在買休故稱爲買休人不得以文無姦字遂疑其非因姦也且律目已明言縱容犯姦已然縱容律皆離異

何以逼勒賣休仍給本夫嫁賣而不坐本夫以賣休之罪
蓋爲愚懦小民內不勝姦婦之刁悍外不敵姦夫之豪強
迹涉縱容情實隱忍律言別無賣休之情者謂平日並不
利其資助故俯念愚民之隱衷而免其科然本夫既已知
情則買休人及本婦自得概從輕典本夫初本出於迫脅
終不利其資助是與實心縱容者有間故婦人仍給本夫
然止聽嫁賣不聽願留可謂仁至義盡者也查例因隨時
整飭故輕重多與律殊律注皆爲申明律意而補其不備
唯此注與和姦文歧出致滋疑竇應請從刪

律載犯罪得累減之條原指案犯內爲從自首公罪遞減

之類而言因而犯罪減等發落而又遇赦者亦援累減之條以次遞減故鬪殺例擬絞候自非情近於故皆得歸入緩決及邀

恩免勾計年減流減流之後若遇

國慶及清刑兩澤愆期等曲赦又得以次減徒其遇大赦者徑得援免而死者之子有於赦後相報復者以故殺論斬永禁本爲廣

皇仁而重

國法豈容更生他議惟人子之於父仇義不共天兇犯遇赦卽還本家近在目前情難矜忍查唐以前有命犯遇赦

避仇千里之制。所以下體人情。上尊禮教。竊謂鬪殺入緩。減流之犯。已得全生。若遇小赦。不必更援累減。遇大赦。卽就配所。湔除爲民。其未減之前。遇大赦者。卽免爲民。而遷徙之。若死者之子。尋至遷徙之處。仇殺者。仍照現行事例。科以故殺。若遷徙者。乘間逃回。遇仇戕害。仍應查照殺死罪人本律。量加辦理。庶足以伸孝思。而警兇黨。至歷朝赦典。原爲湔除。近乃加記冊檔。赦後再犯。加本罪一等。是本爲湔除。而反增疵類。義無所取。至徒犯以上。援免遞籍。而經過官司。仍行收禁。尤爲本末不稱。俱應請改。

律載妻妾夫亡。改嫁與舊舅姑。有犯並與舅姑同。奴婢與

舊家長有犯。依凡論注云。妻妾被出及奴婢贖身者。皆不用此律。竊謂婦人從夫。故事舅姑如父母。徒以義重也。夫亡改嫁。已自絕於前夫之家。因其絕也。不出於舊舅姑之意。故未便同轉賣之奴婢。竟依凡論。然議刑必與禮相權。輕重古禮。婦爲舅姑服。與同居繼父相等。繼父不同居。則服三月。今婦服改爲三年。而舊舅姑則無服。衡其情義。與異居繼父同科。已可明其夙分。古人爲舊君制服三月。而舊君無禮者。則不服。律注之所以謂被出不用此律。今贖身奴婢。既另有專條。改科輕典。應請增修例文。妻妾被出及夫亡後。由舅姑逼嫁者。同凡論。其由婦人自願改嫁。而

舅姑依禮主婚者與舊舅姑有犯依繼父法

白晝搶奪例載凡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爲由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者除實犯死罪外犯該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發邊遠充軍再犯發原搶奪地方枷號兩箇月照前發遣詐稱內使等官例載凡詐充各衙門差役假以差遣體訪事情緝捕盜賊爲由占宿公館妄拿平人及搜查客船嚇取財物擾害軍民犯該徒罪以上者無論有無簽票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若審係捏造簽票執持鎖鍊所犯本罪未至擬徒但經恐嚇詐財者卽照蠹役詐贓一例問擬仍各加枷號一個月未捏有

簽票止係口稱奉差嚇唬者杖罪以下亦加枷號一個月
發落若計贓逾貫及雖未逾貫而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
均擬絞監候拷打致死及嚇詐忿爭毆故殺被詐之人者
均照罪人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爲從各減一等如假差
有偽造印信批文或以捕盜搶奪傷人按律應擬死罪者
仍各從其重者論若被詐之人毆死假差者照擅殺罪人
律擬絞監候謹查恐嚇取財例載凡惡棍設法糾眾繫頸
謊言欠債逼寫文券者不分曾否得財爲首斬立決爲從
絞監候又載兇惡棍徒無故生事擾害良人發極邊足四
千里又白晝搶奪律載勾捕罪人因而竊取財物准竊盜

論又例載出哨官兵乘危撈搶照江洋大盜例不分首從
斬決梟示又強盜例載捕役兵丁爲盜均照爲首律斬決
造意者梟示各等語推原例意凡以棍徒糾黨橫行公然
挾勢滋擾不得不加重懲辦以安善良彼此參觀竊謂此
二條尙有應行修改移併之處其止口稱奉差相機嚇詐
未經得財卽被捕控到官者應分別有無假印照詐僞律
辦理若其黨勢橫狠平人被其嚇唬出財買安卽使賊數
較少必係貧難無出核其情罪實與無故生事擾害之棍
徒無異似難比勾捕罪人因而竊取之條計賊科罪必人
杖徒方行加重又蠹役詐贓皆施於有事之人與此平空

設計者迥不符合。若至排闥圍屋，將平人鎖捆拷打逼索，搜搶是則與惡棍之繫頸逼券，事理無殊。比強盜之捆縛嚇禁情形一轍。况強盜雖爲閭閻劇害，然猶自居匪徒而目人爲事主。此則轉目事主爲盜賊，而自居捕人。又強盜之來，本家悉力拒守，鄰佑例得協拿。此則以搶劫爲營業，以緝捕爲屏翳。本家戰慄，鄰佑屏息。及至識破機關，業已身嬰桎梏，甚至將至荒僻，拷逼扳引，明目張膽，按戶搜括，毒禍愚懦，旣多畏累，而吞聲。偶逢敗露，又得倖邀乎輕典。是以此等案件，所在時聞。水鄉尤甚，似宜準情變通從嚴懲創。至於稔善之人，有與爭毆適斃者，應核明死者情罪。

查照致死冤惡棍徒及本犯應死而擅殺與格殺各律例分別辦理以昭公允而垂炯戒仍應以類相從分纂於詐偽嚇強盜各門以免牽混。

威逼人致死律載凡人杖一百若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惟原律意惡其以罪人而敢爲強暴以至害命故重其法而本條例載凡與婦人並無他故輒以戲言覲面相狎致婦女羞忿自盡者擬絞監候其因他事與婦女口角彼此詈罵婦女一聞穢語氣忿輕生及並未覲面止與其夫及親屬互相戲謔與村野愚民本無圖姦之心出語輕狎婦女聽聞穢語羞忿輕生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查覈

面相狎有近因姦而事殊威逼絞斬同爲死刑已屬不符律意至彼此詈罵以下三條與姦無涉而從死刑量減尤爲未允謹按律文姦盜同科而竊盜例載竊盜逃走事主追捕失足身死及失財窘迫因而自盡者如無拒捕傷人及贓重積匪三犯各重情照因姦釀命例杖一百徒三年然檢查姦律則因姦釀命擬徒之條實無明文良以屢次因案加重將本例刪改無存查現行條例惟本夫及各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姦婦者本夫問擬滿徒親屬各按服制本例減一等姦夫俱擬滿徒其本夫登時殺死姦婦則本夫杖八十姦夫擬絞親屬登時殺死姦婦則親屬擬滿

徒姦夫擬滿流。夫立法以懲奸，固不可。而恩以縱惡，又豈可深文以罔民。世輕世重，實異祥刑。和姦本律，止杖八十。今例加爲滿杖，枷號然去滿徒，相差五等。其殺死姦夫，分別登時非登時，相懸至遠者，原於維風化之中，仍寓重民命之意。至殺死姦婦，登時非登時，止宜於殺者分親疎別輕重。姦夫同一因姦釀命，再行區別於義無取。姦婦同係罪人，殺者旣得減科，姦夫何緣議抵。雖未便竟同止殺姦夫之姦婦，僅科姦罪，擬以城旦，實足蔽辜。若云本夫登時殺死姦婦，止杖八十，不同事後杖徒，故重姦夫之法。然不聞兩徒可敵一絞也。應請修復因姦釀命本例，凡有獲姦

止殺姦婦者。無論本夫及其餘親屬。不分登時事後。姦夫概擬滿徒。以歸畫一。至調姦未成。而婦女捐軀明志。例准旌榮。所以勸節。而狂且始念。實不及此。竟與擬抵似近。過當。若謂貞婦無辜。殞命不得與失身之婦被殺同科。則事主追賊失足。豈云自取。况彼盜已成。而此姦未成。同擬杖徒。何疑輕縱。應請凡有圖姦實迹。但不至於強暴者。概坐滿徒。其僅止覲面相狎。並無手足勾引。挾制窘辱者。比例量減。至並非覲面。止與其夫及親屬惡謔。與愚民出語穢褻。本無圖姦之心者。皆當比引威逼正律。科以滿杖。其因事互相詈罵者。則依肇衅釀命杖八十。凡罪止擬杖者。其

輕生之婦女。正所謂感慨自殺。計畫無俚。無庸一體議旌。再各例內。有比照某例治罪。而本例已經刪除者甚多。意爲高下。殊非明昭法守之道。應請於各條律文後。先纂本例。申明例目。使以後本條或別條比照之文。皆有依據。其事犯相似。而襍出各條罪名間多出八。亦宜先將罪同者。修於前爲正條。而將隨人殊科之處。分晰聲明於正條之後。務使詳盡。若本例實有未可復用之處。則將比照之文。查核刪除。以免疑竇。

庚辰九月爲秦侍讀條列八事

一案件積壓至爲閭閻之害。本年恭逢

大赦除十惡謀故之外已發未發已結未結咸與湔除有以赦前事告訐者罪以其罪在民控訐則爲誣告在官受理則當爲故勘然民間田土界址錢債婚媾仍應與剖斷結正以杜葛藤此等案件既屬無多所有應得罪名又可援

赦尤易了結應請

飭行督撫嚴飭所屬將以上各舊案摘出或勘或訊悉與判結則積牘盡清新案可以隨時審理不至再有積壓拖累平民其奉行不力延擱徧袒釀成上控京控者卽照易結不結例參處至前後京控奉

旨交審及部院咨發各件一體分別應結應銷遵照

恩詔事例悉與查辦

一州縣自理詞訟例載按月摺報由道員查核是否依限斷結從前各州縣積案繁多並不遵例摺報止于交代時造案件交代冊由道員核送臬司轉送藩司入于交案其冊內開載寥寥數件久成具文本年恭逢

赦典刑獄擴清可以申明定例整飭官常應請

飭行督撫責成道員嚴飭州縣將自理詞訟遵例將已結未結及如何斷結之處按月摺報由道員查核其有隱匿遺漏草率遲延俱照例移司詳院參處道員失察及徇庇

者由督撫照例參處庶小案不致再積免釀大獄已。

一外省攤捐之款日多一日大州縣有每年攤至七八千金者小州縣亦不下千金以廉抵捐數常不敷州縣官上虧

國帑下賸民膏常以此爲藉口查各省公事如承辦科場鋪墊供給公項不敷承解顏料磚木撥船水腳不敷勢不能使一人獨任贍墊自應通力合作全省攤幫至院司書役紙張飯食鹽菜提塘報資俱係耗羨項下俸正支銷之款其各上司自出告示自應捐備紙張定例嚴禁攤派近來各省任聽奸胥巧立名目逐件稟請詳攤每省每年至

有數千萬兩之多應請

飭行督撫申明定例嚴行裁汰其院司書役除額設之外酌留貼寫辦公其缺主盤踞冗役朋充繁行斥革以節浮費而杜招搖如原設紙張等費委實不敷該督撫將該省耗羨通盤籌畫酌量奏明加增則書役既足辦公而州縣亦無所藉口以節其貪黷矣

一各省司庫皆有附貯之款多者至百餘萬少者亦數十萬通計各省應不下千數百萬兩存貯多年並不報銷撥用止于每年辦春秋二撥之時隨撥冊報院核數日多存庫又久難保無奸胥乘機弊混之事應請

飭行督撫查明報部酌量撥用以裕經費而杜舛錯。

一外省保舉人員雖出切實考語而無切實事蹟應請

飭行督撫嗣後保薦升補人員應將該員歷過任所從前如何難治該員到任之後命盜竊賊以及自理上控各詞訟逐漸減少若干分數是否任內並無被人京控上控之案從前拖欠錢漕近已踴躍輸將是否年清年款切實成效叙入摺內以憑

飭部查核不得僅加虛獎致啟鑽營其本屬易治之區而該員到任後轉致案件繁多錢漕拖欠者卽以昏庸參處

一外省奉

旨交審及部院咨交之案例限四個月兩個月不等逾者
參處若任意展扣則處分尤嚴近來各省多有

欽部案件延至三四年不結者其弊由于刑部主核覆吏
部主議處限期有應准展扣不准展扣之分吏部未諳刑
名唯照刑部來咨查例定議刑部又以參處逾限事屬吏
部唯核明案情應准應駁于限期一節意置不問以致兩
部書吏彼此關照使外省得以任意展扣且有遲延太久
無可措詞者摺尾竟不聲明是否逾限刑部既不查詰吏
部遂至無案可稽所以外省拖累無辜羈候省城經年累
月者一案常至數十人擾害良民莫此為甚應請

飭行刑部責令嗣後核覆案件卽將審限應展不應展之處確切于本尾聲明其有應參處者知照吏部議處督撫摺尾不聲明限期者一併參處以挽痼習。

一各部各司皆有則例永爲法守司員果能悉心推究何難通習况遵例不遵案疊奉

大行皇帝明諭尤爲簡約易循然部中自日行稿案以及奉

旨交議之件堂稿出于司員司稿出于書吏書吏又別請稿工引案附例上下其手是以外省事無大小部費爲先堂司各官莫不欲剔除書吏之弊然不能明晰例案欲求

權之不歸書吏稿工其可得乎應請

飭部院大臣轉飭實缺及行走各司員限三個月內將本司則例詳細講求三月之後集而考核之其能約記例文及通曉例意者定爲優等酌量鼓勵其全不諳曉又不上緊學習者分別撤任降俸以觀後效如此一二年間迭經數考部中司員皆明例案書吏自然無權不能舞弊矣外官知部書無權一挂吏議無可挽回自必飭其廉隅且該司員等將來內擢卿寺外放道府亦得駕輕就熟之效至部院大臣亦宜時以例案自課于司員晉謁書稿時隨事詰問以造真材

一外省公事皆有幕友佐理是以書吏之權較輕于內然幕友與書吏結聯爲奸則遂不可究詰定例院司幕友不許過五年後任不許接前任舊友違者議處甚嚴原以日久則弊生不可不防其漸也近日外省院司幕友甚至有盤踞數十年接連七八任者其弊由于督撫兩司首府同在省城官雖互相監轄幕則連爲一氣一處換官則三處之友并力引援偶有生手參錯其間則三處并力傾軋必使之仍延舊友而後止該幕友皆住家省內年深月久院司書吏奔走其門通書遞息曾無間隔且每遇案件授意書吏先查成案具稟請示幕友卽于該書稟上批准更或

迭加批駁。俟該書再三援案稟辨。仍復准其原稟。在本官見幕友批駁該書。以爲秉公。不知該書實先受幕指。以爲騰挪日期。外間議增賄賂之地。卽有精強之員。難保不墮入術中。若稍近闕。則唯拱手受成而已。該幕等根深蒂固。招聚徒從。薦與府縣管理刑錢重務。府縣知延其徒從。則公事順手。并可藉爲關通外省吏治之壞。多由于此。應請申明成例。

飭行督撫。將盤踞之舊幕。概行驅逐。別延有品績學之士。佐理亦不得逾五年定限。則書吏與新幕。旣非素識。心有畏懼。而新幕無書吏爲其爪牙。彼此顧忌。不能任意妄爲。

再武職在省委署及補缺時必先考弓馬其升補俸滿引見亦必先于兵部堂考弓馬文職之律令卽武職之弓馬也應請

飭行督撫于初選人員到省照考教官之例核明是否通習律令分別等第以爲進退其俸滿升補人員引

見驗到後由吏刑二部會同考核旣以知該員之賢否又以驗督撫之是否奉行如是一二年外官皆明于律令幕友書吏自不能勾串賣法于吏治民風所係匪淺

書粵刻補洗冤錄集證後

韓子曰無參驗而必之者誣也夫讞獄莫重人命定讞必

憑屍傷唐紹隨而刑書始著檢驗之方猶無聞焉至宋乃有洗冤集錄而平冤無冤二錄繼之現行洗冤錄卽集三書而成者近有錄表尤簡明較前式致詳慎已然錄載致死而無傷痕可驗者如灰桶蠟雞之類必屍腐檢骨乃有辨識若氈捲醉人唯聞酒臭銀鋤腐臟並無驗法其痧脹及陰陽各症情形悉同服毒若以毒狀旣明不加試探必成冤獄又中毒服毒灌毒竟無辨別遇此其何以措手耶幸見此編遠導書冊旁稽案牘於以申錄說之未詳補錄載所不備至鴉片晚出近事多被此毒獨能標出成式使有依據至有疑不能明仍從蓋闕可謂必之參驗而不誣

者矣。又復章斷句分圈點關鍵，更於眉端摘要博論，使讀者如奉提命，黑海慈航，庶幾疑似予尤願得是編者於身所親歷及聞見真確，如有可證明存疑待考諸條者，隨時補入也。故書其後。

男誠孫希龐希蘭校字

家承

魯廉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一下

齊民四術卷第七下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刑一下

爲胡墨莊給事條陳積案弊源摺子

工科給事中臣胡承珙跪

奏爲直陳外省案件積壓之源敬抒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照聽訟乃無訟之基積案卽興獄之漸民間雀
角細故有司隨時聽斷別其曲直則貧懦有所芘而足以
自立兇強有所憚而不敢滋事若經年累月奔走號呼有
司置之不理是始旣受氣于民終更受累于官則其憾無

所釋構怨泄忿于是有糾眾械鬪者有乘危搶劫者有要路仇殺者有匿名傾陷者并有習見有司疲玩不以告官徑尋報復者此皆以積壓小案而釀成大獄并使人心風俗日趨刁悍之實在情形也我

國家量能授官其有志振作率屬勤民者諒不乏人而臣聞江浙各州縣均有積案千數遠者至十餘年近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結節經各上司飭屬清釐塵牘如故豈俱闕冗不職玩視民瘼者乎蓋聽斷之權在官而勾攝之事在役假如甲乙構訟甲富而乙貧甲賄役而必拘乙乙知甲之賄厚以爲衙門有人勢將必勝非上控以架案卽遠避

以逃案矣。或乙直而甲曲，值長官廉明，無可關說，則甲必賄役以擱案矣。復有兩造俱到書役，婪索未厭，不送到單。又有蠹役私押留難，既久兩造互避，原告久候而歸，被告卽來催審。及補傳原告到案，而被告又去，展轉稽延，舊案之審無期，新案之來日多。此胥役擱案殃民之實在情形也。然各州縣中，豈無不與胥役爲市，而力振積弊者乎？實由書役承辦案件，皆有賠墊，長官習知其苦累情形，不得不量予假借，以爲調劑。查外省公事，除河工鹽務之外，凡州縣上下文移紙張書工封套印硃，皆由各書捐辦。遇有大案通詳，詳冊六套，每套至數萬言，限期急促，僱覓書手。

所費官既不認，唯有標賞呈辭俾資津貼。至于衙役辦公，始則勾攝，繼則解送尋常案件杖徒解府軍流以上解司。過院命案徒犯例亦解司，其命犯招解唯謀殺情重有首從加功或二三人外，鬪故各殺皆止正兇一人至盜賊鹽梟多有一案招解至十數人者，承辦原役不過一二名。及至解犯例須一犯二解，本役督解勢必雇倩散役，又人犯到官未經定罪收禁之前，皆須原役供給飯食。又解役到司府時例須一人在監伴犯，一人在外籌送囚飯苦穢情狀非齊民所堪，故應雇之人大約無賴匪徒，係原役按照解審正限核計將囚飯役食算交雇役外，加雇值若干使

費若干言明若到上發審稽延計日再加本役名爲督解實不上路該犯知到上翻供則解役拖累中途虛辭恐嚇需索酒肉開放鐐靠該役不敢不從甚至每過市集強索各舖財物與該役朋分常有中途失囚解役俱逃者臣查外省案件以州縣爲承審官府司爲勘轉官命案統限六個月州縣分限三個月府司院各分一個月盜案及尋常案件統限四個月州縣分限兩個月府司院各分二十日命案以兇犯到官之日起限盜案以起獲正賊之日起限故解審一案到省畧無留難加扣一日五十里之程限往返已須百日假如一案三犯例用六解九人百日飯資已

非百金不辦。再加投文鋪監件監鋪堂各費。雖痛經裁革。勢不能盡。而犯到司府。供稍不符。卽行發審。府發附郭。展扣發審限一月。司發首府首縣。亦展發審限一月。審上復駁。別委他員。又起駁審限一月。并有撫院過堂時。因案情未確。駁回臬司。而該司復發首縣。另起審限者。是正限之外。可以發審駁審等名目。展加限期。幾逾正限。雖例有任意扣展嚴議之條。而外省總得以委審駁審挪移遷就。故一案招解到省。往返總以半載爲期。一犯所費總以五七十金爲率。凡此費用。皆由原役賠墊。是故每案起解之時。原役卽以預支工食爲名。先借庫項。借項不敷。便指案稟

求籤票及到省日久，雇役信索接濟，原役在家籌費送省。又復指案索票，至再至三，擇肥而噬。該役既得賞票之後，持票下鄉，魚肉小民，情狀萬變。卽有被害之家，告訐到官，勢不能不稍爲袒護。此書役之所爲得遂，其索詐之私用，其冰攔之技而滔滔不可禁止者也。至于捕役以緝捕爲職而獲盜到案，招解翻供，原捕必至覆家。故參賊者常逸而肥，捕賊者常勞而敗。閭閻驚擾，職由于此。并有瘠薄之區，貧役不能墊賠解費，命盜等案到官收禁，事主稍弱卽薄加懲創，不行詳辦者，其民習見殺人不死，爲盜無刑，所以貧僻下邑，民風更壞，是故大獄之興，源于小訟之不結。

小訟不結源于胥役之賄攔胥役賄攔源于解犯之賄墊
解犯賄墊源于發審之展扣夫流之濁者必澄其源湯之
沸者必去其火此言正本清源之易爲術也方今小民京
控之件經部院奏請

交審者現奉

諭旨必須督撫親審不得轉發其餘小民上控經府司兩
院親提或督撫飭司道親提司道飭府州親提者皆係提
取全案人證勢須隔別研訊互校供詞有非各上司一人
之力所及者或猶需借助羣才至於招解人犯已由本州
縣研訊得情命案有兇器屍傷盜案有賊具正賊方始定

讞招解眾供確鑿備載書冊解到府司不過核對正犯供詞是否與原審無異如州縣有刑求捏飾賄囑等弊該犯一見上司勢必鳴冤就供指摘果其冤抑有狀輕則駁回再審重或提案親鞫方足以得真情而昭平允今解犯到府必發附郭附郭與外縣誼屬同寅誰無情面假有翻異專事刑逼令依原供不問事理之虛實唯以周旋寅誼爲心或經附郭以原勘解府該犯于過府堂時復翻者又仍發回附郭則拷訊酷烈更甚于前查知府之事較縣爲簡附郭政務又較外縣爲繁彼既須自理其民又代各外縣鞫獄非摸稜于發件卽拋荒其本務况每府一年招解之

案不過數十起而該府尙不能自審得情必倚重于附郭是豈知府之當逸抑知府之必愚耶洎由府定讞轉解至司司又發首縣原

國家設官之制使賢治不肖不以卑凌尊今以各府讞定之獄而使首縣復之是以縣監府也且臬司分尊一經親審假其案有出入府縣既不敢以私語形于稟牘欲假公上省面求則又緩不及事獄果寃抑易爲平反至首縣與外府分同所屬外縣交若兄弟書札囑託餽遺瞻顧遇有翻異仍前刑嚇痛則思死沈寃誰雪是則發審之本意原所以慎重刑獄而明則獄囚遭無辜之拷掠暗則解役增

守候之浮費。迨解役所費既多。內以挾制其本官。外以取償于編戶。是展轉發審之弊。直使家居良民。橫被擾害。况書役既以辦公賠累得行。其意于本官。則一切聚賭窩娼。包庇匪徒。私鑄私販。常人計慮之所不及者。皆可無所不爲。言念及此。實爲寒心。臣愚以爲招解之案。命犯不過一二人。卽盜犯鹽犯人數較多。事已明白。無難問訊。似不宜假手首縣。致滋扶徇。况外縣恃首縣挽回之力。唯事夤緣。上司藉首縣指臂之功。曲加聽受。是以勘轉官頤指氣使。習爲因循。承審官任性市獄。習爲草率。其關係政體。尤非淺鮮。若謂首縣明幹。料不能出府司之上。臣愚以爲卽府

司勘轉翻異提案親鞫及上控親提之件遴選能員幫辦查臬司在省自有候補丞倅州縣其中不無明白公事之人各府亦有同通首領幕僚各官俱可傳至署內別廳督同研鞫在府司親審本有一月正限爲期已寬似不必別起委審限期希圖分過益事稽延若招解之案皆責令勘轉官親審則承審官知案關出入卽干例議自必虛中定擬且案件皆依正限完結解贛可以減半計州縣招解各案至繁之缺每年不過十起簡缺更少近日外省攤捐各款如上司書役紙張飯食皆由州縣捐解而州縣書役反須自捐辦公揆以名義似有未協臣愚以爲各督撫當酌

量地方情形于舊有捐款之中核其可以裁汰者從實議
減而于各川縣自辦公事之紙張書手解費均以該州縣
三年成案酌中定制作爲該州縣捐款同現行捐款各條
造冊詳報以昭核實庶幾該員辦公不藉書役出財遇有
舞弊延擱骫法害良者可以直行已志執法嚴懲而無媿
于心則胥役不敢公然擱案而親民之官可以設法清釐
塵牘不致釀成巨訟以副我

皇上宵旰勤勞辟以止辟之至意矣臣生長江鄉迤北各
省情形或有不必要盡同于此者謹據見聞所及竭忱繕

奏是否有當伏乞

云云

云

爲胡墨莊給事條陳清釐積案章程摺子

工科給事中臣胡承珙跪

奏爲敬陳外省積案必可清釐與新案不致再積之法以甦民困而飭吏治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外省公事自斥革衣頂問擬杖徒以上例須通詳招解報部及奉各上司批審呈詞須詳覆本批發衙門者名爲案件其自理民詞枷杖以下一切戶婚田土錢債鬪毆細故名爲詞訟查外省問刑各衙門皆有幕友佐理幕友專以保全居停考成爲職故止悉心辦理案件擬

詞訟係本衙門自理之件。漫不經心。而州縣又復偷安。任意積壓。使小民控訴不申。轉受訟累。臣查案件雖關係罪名出入。然一州縣每年不過數起。卽或未歸平允。害民猶隘。至于詞訟。三八放告繁劇之邑。常有一期收呈詞至百數十紙者。又有攔輿喊稟及擊鼓訟冤者。重來沓至。較案件不啻百倍。若草率斷決。或一味宕延。則拖累之害。幾于徧及編戶。是故地方官勤于詞訟者。民心愛戴。明于案件者。上司倚重。然州縣莫不以獲上爲心。常有上司指爲能員。而民人言之切齒者。此皆以詞訟爲無關考成。玩視民瘼。或以旣得于上。反恣意朘削其民之故也。是以積弊相

沿州縣舊案常至千數署前守候及羈押者常數百人廢時失業橫貸利債甚至變產典田鬻妻賣子疾苦壅蔽非言可悉近年封疆大吏皆知聽訟爲恤民之首務積案爲病民之大端飛檄交馳飭屬清釐又派委員分赴各郡專駐幫辦然未定以章程明示賞罰州縣詞訟無冊籍詳報可稽印官委員勤惰能否漫無覺察故印官奉檄若具文委員安坐郡城畧不事事上以名求下以僞應吏治民風毫無起色查律例及處分則例開載州縣自理戶婚田土等項案件定限二十日完結仍設立號簿開明已未完結緣由該管府州按月提取號簿查核督催該道分巡所主

將該州縣每月已結未結若干件摘敘簡明案由開單行
知該州縣將未結之案飭令按限完結申報並將一單移
知臬司申詳督撫查核如有逾限不行審結者照事件遲
延例分別議處若號簿內有將自理詞訟遺漏未經造入
者罰俸三月案由朦混填注者降一級調用係有心弊匿
或未結捏報已結者革職府州查出揭叅者免議如不行
查揭州縣應革職者府州降三級調用州縣應降調者府
州降一級留任巡道查報不實罰俸六個月不隨時查催
者降二級調用查出弊混捏報不申詳督撫者降三級調
用至上司批審事件卽責成批審之上司凡有已違一月

之限催提不覆者卽指案移司詳院查叅。又云內外衙門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並要限內完結。若事干外郡官司關追會審或踏勘田土者不拘常限。又云州縣審理詞訟遇有兩造俱屬農民關係丈量踏勘有妨耕作者如在農忙期內准其詳明上司照例展限至八月再行審斷。若查勘水利界址等事現涉爭訟清釐稍遲必至有妨農務者卽令州縣親赴該處審斷速結不得票拘至城或致守候病農其餘呈訴無妨農業之事照常辦理不准停止仍令該管巡道嚴行查核申報如州縣將應行審結之事藉稱農忙停訟稽延者據實叅處道府不實

力查報一并嚴察又云各省有刑名等官每月自理事件作何審斷與准理拘提完結之月日按月造冊申送該管府道司院查考其有隱漏裝飾按其干犯別其輕重輕則記過重則題參如該地方官自理詞訟有任意拖延使民朝夕聽候以致廢時失業牽連無辜小事累及婦女甚至賣鬻妻子者該管上司卽行題參上司徇庇不參被人首告或被科道糾參將該管各上司一併交部從重議處又云上司批發道府查審以奉文之日起限道府自行准理以告官之日起限又云審理詞訟衙門無論正署官員于詞訟審斷之後卽令該吏將各案犯證呈狀口供勘語粘

連成帙接縫鈐印離任時將一切已結卷宗造冊交存外其未結各案分別內結外結及上司批審鄰省咨查并自理各項彙錄印簿逐一開具事由照依年月編號登記注明經承姓名造入交盤冊內并將歷任遞交之案檢齊加具並無藏匿抽改甘結交與接任官限一個月查對出具印文由該管上司核明詳賫巡道臬司存核臬司核明仍移送藩司入于交代案內若造送遲延者分別議處倘不粘連卷宗降一級留任已粘連而不用印者罰俸一年未經粘連用印以致抽匿改換滋事舞弊降二級調用又云地方竊案經事主報官州縣諱匿不報者每案罰俸六個

月不有查核之該管府州罰俸三個月又云州縣申報竊案該管上司詳記檔案于歲底彙查量記功過以爲勸懲統計一年內報竊之案能拏獲及半者毋庸記功過不及半者每五案記過一次及半之外多獲五案者記功一次記過至四次者罰俸六個月記功四次者紀錄一次緝獲前官任內竊案一案記功一次俱准其與過抵銷開單咨部查核各等語推求例意以府司皆有勘轉重案專責道員既不辦誠定罪名是以將自理詞訟責成道員位尊足以資彈壓缺閑足以資查核任專則無可推委議嚴則有所懲懼良法美意可云詳切無如外省辦案唯命盜及軍

流以上罪名尙照定例扣限其尋常杖徒之案則于詳文尾聲明案係外結請免扣限字樣至自理詞訟各件則從無遵例按月冊報各上司者州縣交代之時雖造交代案冊申送然皆仿照前屆交代原冊略增數案各上司收受文冊從不核對駁問絕不聞有以隱匿遺漏案件揭察之事及民人上控亦不提交代案件冊查核此案曾否造入卽州縣審結自理各案亦從不遵例申報各上司無憑查核其卷宗除奉文提審之案從不粘連用印是以日積月累詞訟積壓盈千累百恬不爲怪視民瘼若兒戲玩條例如弁髦相習成風牢不可破今若以數十年積弊而一旦

繩以一切之法則外省大小各官無不被議勢必仍前朦
混不肯使真情顯露似宜仰懇

皇上曠恩宥其已往

飭督撫酌量地方實在情形先將積案清釐以觀後效查
各省候補丞倅州縣及佐貳人員無慮數百應由督撫嚴
飭州縣將所有積案分出招解批審自理及竊盜各項按
照月日摘具事由造簡明冊籍分別已結未結限文到一
月內通詳申送督撫再憑冊核査派委人員前赴該州縣
暫同分投辦理其重案及攸關人命竊盜應緝城內詞訟
俱仍責成該州縣自理所有各鄉詞訟及奉批發審人證

在鄉事理較輕之件。委員到彼會同本州縣督飭經承。將各鄉分開約以方二三十里。居中擇一寺院公所。委員檢齊卷宗。帶同諳練經承。阜隸各二三名。前往駐辦。督撫俱先將清釐章程及民間訟累疾苦愷切諄示。廣發張掛。其訟經年遠。查核兩年之內。原被告俱未呈催一詞者。自屬民氣已平。不願終訟。摘出案由十起一冊。詳銷。仍榜示于署前。及該鄉公所門首。委員到鄉。卽摘出應審各案事由。大書榜于公所之前。聲明如有願息者。卽同原被告協同戶族鄉地。赴委員處具息請銷。凡具息者。除事關命件。搶奪聚眾。械鬪之外。不許苛求。駁訊。其應審事件。卽票仰該

鄉地傳集赴公所聽審量從輕減議結仍會同本州縣備
摘案由載明斷語及息詞十案一冊詳結間有被告遠出
而原告負氣不願息訟者委員于辦完一鄉開單移回本
州縣自理若原被或有一造外出而其親族出頭調說其
詞求息者亦卽准息仍俱摘明審息緣由仿照秋審榜示
之例榜示公所之前曉諭眾目其榜仍准本州縣會同列
銜委員約繁缺三四人簡缺減半委員不敷則以該州縣
佐貳巡檢隔汎對調幫辦其省城詞訟臬司首府各委幹
員勒限先清以爲首倡府城附郭除上司委員外該府仍
委丞倅先將城內詞訟率同清釐所有應行審解之案仍

照原限不得藉口清釐轉滋遷延約計積案至多之省不
過十餘萬起迤北各省詞訟較簡想尙不及此數除去兩
年不催徑行詳銷及兩造願息竊盜應緝有一造遠出候
提之案約去其半每省不過四五萬起分投查辦限以半
年無不可以審結淨盡者上司以委員結案之遲速多寡
分別功過其審結之案經半年無上控翻異者定爲一等
以次差之凡列一等者咨部分別議敘拔補拔委以示獎
勵其有審斷不公因循遲延及住城掩飾者立與嚴叅蓋
善役之長技在延擱使兩造不齊不能聽斷以遂其養案
肥私之志必官自下鄉則官民相近鄉地一呼兩造可以

自行投審。胥役不能間沮。如此則積案可清矣。舊牘既清之後。所有新案。嚴飭州縣。照例按月申詳。責成道員督催提驗。督撫仍按季加造詞訟事由冊籍。分別已結未結。咨明刑部刑科。查出遲延積壓。照例議處。遇有民人京控之件。則由收詞衙門行部科查核。本案有無造冊內。其有未經造冊者。則係有心隱漏。道員照徇庇例嚴議。院司府亦各議以應得之罪。不事姑容。是原告尙未解往。而吏議已及。部費打點。無能爲力。則各知懍慎。不敢貌爲寬容。代人受過。如此則新案不致再積矣。再州縣竊案積多。功過不能相抵。例有處分。不能隱匿。勢必認真緝捕。不敢怠玩。

其有關於民瘼吏治似非淺鮮查近年民風刁健上控京控之件日多是以嚴立章程凡未經本管官審斷而輒上控者卽所控得實亦治以越訴之罪臣愚以爲州縣受理有正限二十日若民人控告已逾二十日州縣正限不與審理者卽准其上控至道府各上司受理有正限一月又扣足提解人證正限二十日及程限每日五十里如上司提審扣正限及提解程途各限之外不與審理者卽准其再赴督撫衙門控告督撫批審亦有正限一月如該民人守候又逾例限來京控訴者責令該民人于呈內聲明在州縣守候若干日道府督撫各守候若干日果係已逾例

限不與審斷者免其越訴之罪仍將各官照遲延例議處
庶大小各官自顧考成不敢任意疲玩拖累良民矣臣愚
昧無識生長田間謹據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云
書三案始末

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一日江蘇銅山縣新集民段繼
幹門首有男屍浮出池面初三日知縣楊秉臨詣驗屍身
潰爛照例以無憑相驗殮埋立案新集距城六十里月之
十九日昧爽縣差張源持殊籤率白役數名拘繼幹並其
切隣張起入城始知十八日有原充本縣刑書之葉姓具
呈云前六月三十日遣子孝思往段繼幹家討帳至今未

回聞繼幹門首池內有溺斃男屍是否卽係孝思乞與查
究繼幹到秉臨立詰負欠殺人狀張起證以並未見有索
欠人來段繼幹家遂用非刑熬審繼幹起兩晝夜不承乃
遣張源至獄中諷繼幹輸白金二千兩再加五百以了衙
門則事可已繼幹不允翌日又刑訊昏絕再四繼幹長子
攔徐州道嚴煥輿訟寃發縣收管繼幹妻李氏敏達公會
孫女也見夫囚子押遂遣其母家姪訴於都及繼幹起同
斃於獄秉臨恒懼其友張姓教以前去車屣池水以驗形
迹七月廿八日車見池底得繭紬褲一條白布單襪一雙
葉認爲孝思物當廠具領次日葉擊鼓呈襪內原書一封

係竹紙疊封騎封寫信面乘臨坐大堂而眾用火炙乾折封略云前帳已結清尾欠說明不論無奈歇業之後愚父子行同乞丐數次承兄台幫助今遣兒子造府不敢再提前帳求兄台做好事只當幫襯外附原帳一紙乘臨當堂用印粘卷未幾江蘇巡撫胡克家奉

旨親訊飭司六百里飛提人證卷宗申刻文到而戌刻繼幹子斃於押所其妻聞信奔八城縊死有子纔周歲母死無乳號哭兩晝夜亦死案提至省拖延半載而按察使出缺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以試用道署理署臬需次時乘臨以鄉誼有所資助問官承摺當以葉孝思於前六月三

十日晚到繼幹家繼幹款於琉璃套房談至夜半提及索欠繼幹喝令長子拉地毒毆繼又自取門門連擊孝思碰開窗櫺奔出投塘繼幹父子賴欠行兇張起扶同隱飾自伏天刑應毋庸議李氏痛夫情切原情勿論而秉臨密行厚賄並告以張源擬抵李氏素不識字既畫允服署臬乃勘轉適撫部病故江蘇布政使坐升當入都

上命閣督兼撫部事閣督故倚信署臬又值歲暮不暇親訊依詳奏結次年春張源坐轎過李氏門詈辱之李氏知被誑乃攜幼子入都捧贓出首呈出賄和之樣銀十錠期票二千兩又田四百畝文契奉

旨交新撫覆審葉在撫部堂供認報縣原呈乃縣署刑友張姓所做張源轉授投遞其襪內書信則繼幹既死之後張源引至署內密室楊知縣手寫信稿命其照謄新撫既受詞欲循例自下而上添委素名廉幹之閒復知縣周以勳隨同蘇州府知府訊詳新撫有中表弟祝純嘏以從九品在蘇試用每有所干既得請而率爲賄者所奪積怒稟揭新撫貪枉十二事新撫畏閣督先發遂奏請查辦適閣督按蘇大閱以勳迎於滄關稟知奉委審段李氏案閣督問是否已得要領以勳對曰葉姓呈出襪內原書並未拆封是其子孝思尙未入繼幹之門閣督曰此案吾例迴避

人命至重苟能得情平反吾自當奏請嚴議斷不可稍涉
瞻徇謝罷之時寶山縣出缺其缺在蘇省爲最優先以安
徽布政使故定調其兄句容縣知縣韓慧均而原任徐州
道單澐自本籍迎閣督於鎮江遂改用其姪江蘇布政司
理問單鵬圖命澐具稿及聞以勳言乃於校閱蘇標摺內
附奏以周以勳補寶山摺回以勳欲辭委赴新任而新撫
所奏祝純嘏事已下閣督交質約成新撫知以勳工爲上
下手不聽其去以勳乃急讞此案搜根剔骨使人諷秉臨
稟訐以勳曲徇原告有意傾陷以勳乃執委員被訐迴避
之條得脫延至廿三年春閣督當純嘏誣妄挾制發遣新

撫遂以李氏始終固執依婦女收贖例覆奏道光紀年余
自都偕江蘇按察使誠端之官取道銅山道路言段李氏
之寃甚悉抵署調卷共閱之乃得始末月餘接任江蘇巡
撫告居停曰今早接京信段李氏又攜子行丐至提督府
喊寃矣此案初起時吾陳臬浙江深知其沈寃到時須吾
子悉心爲之平反居停答以途中聞人言嘖嘖月前閱核
原卷信爲謬誕及李氏遞到撫部言細思段李氏恐意在
詐財居停笑曰段繼幹若非富子則不涉此禍今旣人亡
家破卽詐財豈償本耶撫部嘿然自後遂不提段案七月
二十六日撫部以監臨出省密囑蘇州府知府額騰伊告

居停催委員速訊照案議結揭曉回轅便須覆奏予久聞
撫部意移居停漸亦不能力爭遂托故辭館臨別居停諄
求贈言予曰但願閣下得調他省不結段李氏之案而已
居停旋調陝西接任者如督撫指議結閣督復專奏段李
氏刁健不悛當以永遠監禁而繼幹起衅之日山東有徐
文誥之案

徐文誥者山東泰安縣東鄉富人也嘉慶二十一年前六
月三十日夜巨盜奄至文誥與弟文顯侍母宿後樓聞盜
鬪各持火鎗下樓拔關肩倚而出連放數十響及柵門于
鎗火光中見人躺地盜已去呼眾炳燭驗死者則其家武

上柏永杜也。當柵門內夾道盡處爲文顯妻住房。被劫銀兩衣飾。文誥以閏六月初一日入城報盜。初三日知縣汪汝弼詣驗。入柵門卽馬號廠屋五間繫騾九頭。皆高健。牒壯柵門着向外火鎗砂子痕如黑子。失盜之屋有窗臨夾道。破損而不能進人。門扇無劈撬形迹。詰矢單開載衣裙。文誥無能言表裏顏色者。汝弼當開導。文誥曰。家長疑賊殺雇工人。罪止科徒。且汝有力納贖。不必裝點盜情。自取重戾。文誥驚懼。卽入城囑其故識泰安副將以白金三千兩餽汝弼。汝弼卻之。欲收文誥。文誥逃歸。文誥家距省百餘里。初二日。歷城捕役獲夥盜楊進忠鄭二標二名。訊認。

隨王大壯王三壯等十一人于前六月三十夜行劫泰安徐文誥家銀兩衣飾並鎗斃其雇工柏永桂起出哈喇套袍一件當票兩紙係分受徐事主之贓歷城刑書飛信告文誥文誥得信馳至省認贓卽抄供赴司控汝弼諱盜時按察使與汝弼同鄉同居館職又其長子之鄉會同年也乃檄長清縣知縣戴祀帶犯赴泰安會汝弼勘詳進忠等指出入狀甚晰汝弼怒拂衣回署祀續至而汝弼已以四可疑單銜稟覆隨稟上省謁臬使曰文誥係事主若無別情何肯以重賄行求臬使見汝弼稟已是汝弼及聞卻贓事遂定計嚴勘文誥發濟南府審辦知府爲杭州名臣字

承指拷訊文誥及其管事族弟文現兩膝潰爛筋骨皆見
蛆毬出入如彈丸以進忠等又供夥竊章邱事主驢頭真
贓未獲不能竟縱於是上讞曰徐文誥依家長毆殺雇工
人律擬徒楊進忠等若歸文誥報劫案內議結殊多窒礙
應請歸于章邱縣事主被竊驢頭案內俟獲贓日從輕議
結臬使據情詳咨奉刑部指駁格填柏永柱胸膛火傷一
片砂眼三十七處脊背火傷一片砂眼四十三處一鎗何
能傷及兩面况火器傷人例擬故殺駁令覆審時濟南已
擢登萊青道接任者嘉興大世族督同委員拷掠逼供遂
遵駁當文誥故殺論斬上讞曰柏永柱屍傷兩面應請刪

改一傷以符部案臬使方核轉以升廣西布政司去任文
顯見家資蕩覆大半而兄又以無辜擬斬遂挺身赴愬都
下奉

嚴旨斥汝弼教供誣陷而苦累事主縱盜殃民之問官比
盜賊更爲可惡審正後卽宜正法以快人心而飭官常於
是自巡撫以下莫敢復言此案者故直隸總督溫承惠起
用山東按察使以東省盜風最熾訪得東平州丁憂在籍
之原署廣平府知府王兆奎三世窩盜飭首縣戴祀前往
密捕檄留省審案之招遠縣知縣魏襄代理厯城縣事襄
核卯簿有邢學孔邢志順者邢家窪人而文誥卷內夥盜

有邢進朝亦邢家窪人疑其同族遂召學孔等密詢之許以重賞與五日限捕進朝既到案則供認如進忠等並供商同上盜之邢泰前曾借伊京錢五吊分贓後同行至章邱界天尙未明當分道遂向索欠邢泰答以當贓還錢進朝欲得其所分女縐襖充算邢泰執所值浮多不肯付給進朝卽拔順刀嚇戮適傷小肚倒地棄刀驚跑襄卽赴司查案章邱果有是日驗報受傷無名男子詳文年貌與邢泰同移提庫貯衣服有女縐襖一件金耳挖一枝春綢搭膊一條皆文誥失單內物溫公始信此案甚確飭提文誥文顯之禁登萊濟南皆恇懼乃布流言於中外以爲各犯

到案皆不拷而承顯係賄買。又言柏永柱之妻美豔。文誥圖佔爲妾。假盜謀殺有狀。及提到柏永柱妻。則麻面踣齒無人形。登萊濟南語塞。續獲三犯。供亦如前。而賄買之說益甚。計此案正盜十一人。立時戕殺一人。病故一人。逸犯止三人。而兇盜王大壯。王三壯。在其中。溫公欲依獲盜過半。先後到案。眾供確鑿。例先決從罪。巡撫和舜武旣爲謠詠所惑。又慮問官咎不可任。必欲監候待質。溫公乃募線人張鵬。參濟南府快頭。取大壯母家書。浮海至吉林。召大壯等。先得大壯三壯。故能俳優。大壯偕鵬追尋三日。乃得之。同至吉林將軍署。具呈請批。入關鵬密投溫公文牒。將

軍親鞠大壯等供認不諱。乃械繫護送歸案。先由六百里錄供咨覆。而和撫部疾故。接任巡撫卽前袒汝弼之臬使。已視事。溫公提訊大壯等。俱稱在歷城鄉間起意。糾楊進忠等十一人同赴泰安劫徐文誥家。苦無路費。先在章邱之宋家莊竊得衣飾十餘事。並得火鎗二桿。藥葫蘆一具。大壯喜曰。文誥家有柏永柱。技勇絕人。流星無敵。旣得火鎗。則無畏彼矣。三十日二更至文誥門首。奪開柵門。永柱住門外土室。聞闐奔入柵內。喝稱我柏永柱來也。大壯厲聲言。來者卽開火。永柱曰。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側身使流星直上。大壯三壯分踞夾道牆跟。一齊向外開火。各傷其

一面餘砂著柵門簌簌文誥聞大壯供詞始明永柱鎗斃之故蓋以渠兄弟一路點放鎗火心中頗疑誤殺永柱故也三壯又供夥黨入柵門卽欲取騾頭偵知文顯妻裝奩最盛住夾道傍屋遂直前推門甚堅以磚擊窗斷數樞聞屋內婦人言吾兒纔數月莫驚嚇吾自起開門放汝等入搬箱籠故門不傷損窗不可入而賊得入手大壯三壯專持火鎗防永柱未經搜賊不意永柱鎗斃又聞屋後鎗聲亂發倉皇奔散不及牽制頭口文誥因哭陳失賊皆弟婦嫁服故倉卒不能記顏色表裏然後汝弼所稟之四疑盡豁讞上撫部面詰大壯等曰事隔四年尙能記憶如此精

楚乎。大壯曰：自己做事，如何不能記憶？撫部又曰：且仔細思想，但一畫供，卽綁赴市曹矣。大壯等譁曰：做强盜，該殺。又鎗斃事主雇工人，反累事主受四年牢獄，且聞其百萬家資，十之七八已耗入官吏囊橐。我輩該殺久矣，有何冤屈？希冀再容思想。撫部嘿然，猶捏大壯供稱弟兄二人放鎗，皆係向天上嚇放，且並未裝砂子，駁回覆審。溫公次日以原詳復上，值曹濟水災，撫部委溫公勘撫。溫公知撫部意欲乘其出省月餘之隙，匿情奏結，乃引勘。撫係布政專責，不肯行，而充沂道擢江西按察使，亦撫部子同年生也。撫部與密謀，所以傾溫公者，而以之爲代時布政使岳齡。

安敦厚持正。雖不顯抗撫部。然檢案由舊。常不能快撫部之意。所欲爲議。俟西臬調回東後。并擊岳公而薦之。二十四年八月六日。撫部入闈監臨。西臬卽以是日赴北。十七日。撫部於奏報三場完竣摺內。夾片密奏承惠。自以曾任總督。不甘受人節制。爲乞病避賢。可哀憐狀。而西臬卽以遞摺曰。

陛見於熱河

上怒褫承惠職。而代以西臬撫部。卽奏請迴避徐文誥案。交新臬勘奏。溫公臨行。別岳公於藩署。握手曰。徐文誥案。所以能得情平反者。陵縣知縣趙毓駒之力也。我去彼入。

必洩餘憤於毓駒。毓駒有母年逾八十。斷不可使作萬里行。以屬吾子。岳公曰。公去。我卽其續也。假得留此。敢不聞命。溫公遂行。撫部先出城。至候館。居民萬數。洵洵詢詈之。至不可道。撫部慮有他變。蹒跟返署。不及送溫公。新臬抵任。八日卽劾承惠在臬任一年。審結二千七百餘案。採輿論核卷宗。有四案委不公允。奉

旨發問新疆。撫部見溫公已外遣。無能助文誥者。乃決意翻異。調溫公倚任之武定府知府王果覆讞之。果仍照原詳。撤改登州府知府楊世昌。世昌亦溫公所可者。許以濟南。到省一訊。卽引疾月餘。撫部不得已。乃使與新臬共密。

謀之署濟南府知府讞之濟南先收張鵬當以教供誣良
一日文誥候訊坐階下有溫公所捕之他案盜犯銀鐺過
文誥前問曰若非徐文誥乎文誥曰諾盜犯舉鎖鍊擊文
誥頭流血罵曰畜生爲若故壞吾山東數十年未有之好
按察畜生還敢覷然見人耶濟南望見之慚沮趨入文誥
旋出逃撫部意其必入都命戴岷追之不及撫部接邸抄
見文孚等馳駟帶回徐文誥赴東之

旨憂迫無措新臬雖力持翻案然以改委再三閱兩月未
得一接本案犯證撫部急就溫公原詳畧加刪削匿節奉
嚴旨援他條減議問官以新臬名具摺稿而稿長七千餘

言繕寫兩晝夜乃成。召新臬至其署，拜發奏結摺出三日。而星使按臨提犯覆勘臬大壯等釋文誥歸業，加議汝弼論遣其餘問官悉照新臬奏所議，重者褫職，輕者鑄級，而督堵河南馬營壩決口合龍之大臣協辦大學士吳璥與故濟南嫺親以合龍功，故濟南故登萊遂得復列官聯矣。嘉慶七年，故兩江總督阿林保於浙江布政使任內面奏八折收漕。

上命回任，具摺浙省官民誤傳以爲面奉。

俞允矣。官吏歡躍，謂旣准外，加二五則一切無藝，誅求皆。有出路，而浮收勒折可以無所顧忌。及摺到。

上念農民終歲勤動衣食每苦不給所賴封圻屏翰勤求廉吏以拊循生息之豈宜別設科條爲貪官巧留地步况奉准額外浮收卽同加賦非

家法也遂明發

諭旨駁斥之是年冬歸安縣知縣徐起渭欲捏造新定八折

諭旨張示城鄉其友謂湖州多鄉宦邸抄無不見者不便不如祇以硃牌寫奉

旨八折收漕六字排列倉門既可哄嚇鄉愚又肘腋易防不至他患十八區民陸名揚完糧至倉見硃牌糾鄉人搨

牌去其時上游風氣尙不能明目張膽袒護浮收起渭惟懼急以白金八千兩講名揚謂十八區尙有未完下忙條銀七千餘兩盡截串給花戶並定以開倉之第四日專收十八區額漕萬五千餘石每平斛一石作漕九斗五升絕捉猪飛斛諸弊乃可還牌起渭不得已與定約十八區民德名揚甚又念其公廉一切鼠牙雀角皆就名揚平曲直名揚剖析平允鄉人悅服稱曰名阿爹阿爹者老人尊稱也附近鄰鄉縣慕其行誼往質成者無不厭其意十八區至富庶自七年至廿五年其鄉遂無一紙入公門倚衙門爲活計者尤切齒江浙雖連界漕甲天下而浙省浮收至

重不過加四五比江省大爲平減唯捉猪飛斛則同鄉人完糧皆以一麻袋盛米一斛漕書於斛過數袋後取一袋倒版中不與過斛名曰捉猪其過斛而朦混不下斛籌則名飛斛捉猪明而飛斛暗浙屬大約十斛捉一猪江屬大約五斛捉一猪飛斛則乘利便無定數計前後十八年中十八區完漕唯程三立任歸安三年名揚告鄉人曰程父臺爲官清正當與戴一帽以資辦公戴帽者淋斛尖也每石可贏米五升然程君去任輒止府縣恨名揚甚而無可如何每於上游前訴苦累輒指名揚湖州府署有錢友王五者盤踞廿餘年勾串搭擡累資數十萬而結連省幕

莫能去常持請紅夷大礮洗十八區之論以此固上下之歡二十五年夏上游以候補知州王壽榕署歸安縣事詣轅謝委官廳內坐州縣七八人而起渭適在舉手爲壽榕賀起渭曰吾兄此去如何爲治壽榕曰首辦陸名揚耳起渭笑曰吾兄材力如何能舉此事莫出大言免貽後悔壽榕曰徐兄以已度人故輕量天下士我老王豈肯爲戲言者起渭知壽榕尙氣易激以穢語乃曰小弟本懦弱無用但恐自命幹濟才到臨時反懦弱無用之不若老王果了此事情愿請諸兄當面看小弟做烏龜爬出轅門以供一笑不能者如何壽榕起譁曰老徐本是烏龜諸兄異日着

眼看爬語未竟，內傳壽榕。壽榕卽力陳非辦漕棍陸名揚不可。時巡撫爲陳若霖，然其言壽榕遂在省募拳勇素著者數人，同之官厚結王五。考核書役皆以武事爲進退。內外監所有猾賊梟徒悉釋而參之。至八月集眾且六百人，聯航百數，更餘發柁歸安鄉河支蔓。眾請所之壽榕指水道不告所事。至夜分距名揚家不一里有橫港。壽榕命入港口。眾曰：進此港卽名阿爹家。豈欲拏名阿爹乎？壽榕曰：然。眾曰：名阿爹正直好人，各鼓柁散去。壽榕卽與丁從五六人棹舟返。天尙未明。王五自府署遣人至縣探消息已十餘次。知府方士淦坐王五書房中商稟稿定拍掌笑樂。

見壽榕索然意盡矣而德清令踉蹌亦至無冠帶髮辮臭穢不可近十八區處歸安邊境其後則德清壽榕密約德清令斷其後路德清令率快壯百餘人夜入十八區界去名揚所居十里卽縱掠居民驚起捕盜德清令墜糞窖中餘眾紛竄德清令潛爬出窖手足相助穿稻畦里許至河邊得舟卽轉舵赴府哭訴壽榕曰兄爲我受累不能不會銜通稟王五曰此時距收漕尙三四月難以措詞現當天

下緝素可捏爲陸名揚演戲集鄉眾預約抗糧如此則大縣與鄰縣皆例得彈壓禁止而名揚竟敢糾眾抗拒毆辱官吏則事近大逆不愁上游不嚴辦再改名揚爲明揚以

觸怒

聖心則事濟矣。士淦等皆以爲善。王五遂具稿歸安。德清會印通稟而府加轉。若霖以紹興府知府張青選會署湖州。較士淦爲能。飛調同往查辦。青選士淦攜吏役二百餘人坐船至菱湖。過橋人浜。尙未至十八區界。從役見岸上有居民百餘戶。乘機搶掠。居人各持穢桶潑拒。役奔小船。四竄避穢。士淦座船笨重不可轉。吏役爭上士淦船。士淦船沈溺。幾斃。府役死者二人。青選以乘馬獲免。其地距名揚家且二十里。初德清之役。居民以爲盜去。無所損失。未報案。及士淦舟沈。名揚方知爲捕。已故。自念年逾六十二。

子幼弱產僅中人度無可伸訴者乃寄其子戚友家自削髮入湖至江蘇無錫縣溷迹僧寺而青選士淦聯名稟明揚率眾拒捕殺府役擠溺知府請大兵若霖以命按察葉汝芝不欲行乃行布政伊克札木素布政領省兵四百名行抵湖州晤湖州協鎮悉前後情實乃不開兵青選士淦不得請乃請懸賞購捕布政曰我未攜幕友來可代擬稿青選具稿曰獲名揚者賞寶銀一萬兩報信半之布政以稿示隨員候補同知瑞麟阿督部之季子也對曰何不查劉第五朱毛俚賞格銀數布政乃怒裂其稿即日回舟而若霖于布政帶兵出省時已据府縣稟八奏聞布政不主

用兵因日日差弁候問舟次及聞布政回遣門丁迎於五
十里外布政見之謂曰不意大人老成練達乃爲貪酷小
兒女愚弄至此我若稍粗率者幾助桀爲虐矣門丁馳白
若霖懼失措自迎於城外候館故事兩司出省差旋先
上院乃回署巡撫於次日看拜布政聞若霖出迎乃改由
他城門入已署若霖隨至布政署拜看布政以病固辭急
召幕友商具摺奏叅爲言始末憤甚噴血盈盎稿成不能
看幕友誦之布政切齒狂叫誦未畢血迸而逝而若霖擢
兩湖總督代者爲刑部侍郎剛承瀛抵任憂捕明揚不可
得仁和錢塘兩首縣獻策遣兵七百名往發明揚祖墳

瀛許之以候補通判吳謙領其事明揚本吳氏子後於陸陸吳兩姓墳無主名者被發數百千塚十八區男丁皆竄匿婦女守門戶者被弁兵淫掠至有以強暴捐軀而屍經蟲腐不收斂者明揚聞鄉人被難略如前明倭賊時乃于道光紀年四月自投于白把總謙聞信飛稟曰卑職訪實該逆所在身先士卒扯住髮辮白把總續抱其腰遂得就擒承瀛得嫌稟乃撤兵兵入省多疔瘡扶杖而後能行者按察翰明揚何以無髮明揚俱去年九月內削髮爲僧以圖逃匿按察笑曰汝髮辮被吳通判扯脫乃詐云爲僧欲沒其頭功耶讞上承瀛親訊明揚到撫部堂時風日尙晴

麗及反接出署天忽沈黑對面不見人竟日不解而歸安
烏程德清三縣居民醵金爲都土地廟以祀名揚以正法
信至日開光買香楮祭奠者爲之空市然兩江孫閣督又
於二十五年冬杪以八折收漕密入告

軍機處祕其事都下無得見片紙隻字者次年江省州縣
徧奉閣督行知給事中王家相廉得其稿乃具十不可摺
指駁戶部侍郎江蘇學政姚文田續奏尤婉切而侍講學
士秦承業以舊學恩從容爲

今上誦

祖宗成憲乃奉

通諭止其事。江省匿不贍黃。是年江都縣知縣陳文述收漕時竟以奉

旨八折撰示張貼。士民莫敢誰何。而歸安令欲乘殺陸明揚之威。浮收十八區捉猪飛斛如他鄉。十八區民噪令捕得四人鎖押八署。乃大譁曰。囚人必死矣。吾輩第求得其當。八倉縛官親殿幕漕書得八人。以歸令急白士淦。士淦曰。今年能如去年再辦大案耶。若能了者了之。不能吾唯有實揭浮收。不能以薄命爲徇。令乃遣人至十八區講。仍以第四日專收十八區米九五折如前。送四人還。以易八人。初四人就捕。自分不測。而令以知府故急講。未暇受四

人詞及八人回署則皆身無完膚矣承瀛漸悉其故悔恨
飲泣以至失明

論曰近世之言冤獄者推柴大紀楊天相大都謂大紀之
禍起於與福文襄拉手天相之禍起於提督陳大用欲擅
功單奏不會總督蘇凌阿銜予友寶山張孟如故與大用
天相相識爲予言蘇督部賄縱之洋盜八人蔡牽實在其
中非僅後有二人山東破案已也然實係千總周非熊
所獲天相爲其營主倚勢以白金三千奪之是則行財冒
功天相故非無罪者也嗣與果勇侯楊宮傅共事馬蘭述
及大紀之案宮傅言聞之時齋宮保其時宮保以武舉從

文襄渡臺柴伯被全紅雨襪坐城外道旁侍者三四十人皆少健衣服都麗馬膘壯鞍轡粲然過

欽差十數柴伯皆不起文襄至乃執敵禮文襄故不快八城見士民乘城者皆躺地閉目以手拉草根和土納口中無生人色文襄言餓甚者近粥飯輒死命先以糖漿徐灌之兩日乃與薄粥得活者數萬人八鎮署又見鋪墊華廬查存倉尙有米二萬石乃大怒欲據實劾閩督李侍堯力請始得以他事論死予前聞在臺當長隨之周姓言其目擊事與宮傳說畧同當其濟遇風之時而不惜士卒料縱至此其不至他變者

列聖深仁厚澤有以作立信之民激發其忠義自捍疆場
大紀顧藉以倖邀異數雖殊死斯當其咎矣至段氏有財
而不知自衛幾無完卵媳烈妻義莫加省識斯所謂殆有
前緣者耶徐令罔上行私獨名揚出與爲難雖財不入已
固非自全之道矣而鄉里敬信至不煩官府者二十年家
產無所增入曲者不以爲怨其廉讓有足多者戲言挑激
竟報夙怨所謂壁不忘鼠者也人怕出名豬怕壯諺言其
不信矣乎文誥之竟不死幸也溫公初任直督頗不能孚
眾望蹶後復起而東省吏治爲之不變擊貪酷蘇困起弊
不可更僕數皆子容岳公署所親見豈非君子之善用悔

哉荷戈未久復畀大藩讒口沮尼卒以不用迹溫公自曹
郎起道府用陟封圻督蔚不可遏是必有推挽之者矣幡
然晚蓋遂嬰眾怒伊公濟仁無術頓至戕生得毋將有所
厚而去其疾耶帥公撫浙六年政聲爲封圻最偶失詳慎
遂貽重悔然草菅民命以爲得計而終身安富康強者比
比也帥公獨知所悔遂以瞽而廢矣悲夫

論曰岳松庭承宣山東誠述堂提刑江蘇皆延予爲總理
初予皆與約曰賤子才力但能辦七分不公道事過此不
敢聞命然在松庭所庶幾踐言佐述堂未免有闌八八九
者矣吳棟華提刑聞而怪之曰人言吾子辦事必以七分

不公道爲約。有諸。予曰。畫地自守。鄙志也。然常媿未能無
渝盟。棣華曰。不公道至七分甚矣。吾子得毋憤激而發此
談乎。余曰。豈第君子無易由言。何閣下之言之易耶。衡時
度勢。非至七分不公道。必不能行。不公道僅至七分。則吾
心差可自安。而訟者一勝一負。亦皆得以自慊。賤子調和
而爲此期望。不可必之談。何閣下反疑爲憤激耶。棣華曰。
願終其說。予曰。案至兩司。則承審官已爲被告。故本案之
曲直與有司之平枉。以十分爲率。官民各居其半。其在官
之五分。難以言公道矣。民與民爭曲直而成案。有司枉之
然後兼與官爭。甚至棄本案之曲直而專與官爭平枉。則

上游之有以毆之也。故善者惟於本案曲直爭多寡之數。曲直在本案者。果五而得三。是諺所謂大頭已向下也。訟至于提省。審辦兩造之力皆已疲。蓋有求已而不得者矣。公道昭至五分之三。直者之氣必平。曲者之健也。常恃官吏見公道昭於上游。則已失其所恃。而又不爲已甚。留不公道之二分。使得藉以自飾。則豈有不可已之事乎。本案之曲直明。官吏之平枉自見。而直者之氣平。則其與官爭也不力。而柱在官者。上游可以意消納。而不至翻異。故予嘗謂保全官吏。在舒民氣。而不使之鬱者。良以此也。今在省讞獄辦案者。不然。人卷至省。其曲直未嘗不了然於心。

目也。以爲順其曲直，則官吏之獲咎至重，必顛倒黑白，勢禁而強持之，益深使之喻水之必溺，益熱使之喻火之必焚，以甘心就枉而不悔憾也。夫直者以不甘受民之枉而訴於有司，有司既從而曲之，激爲上控，而枉更甚，其果能甘乎？且上游曾亦何利於其間哉？然而啟口必以爲事關全局不可，長計上之風釀禍造劫，殆有不忍逆料者。此賤子所爲必以七分不公道爲約，而自忖平生所經猶深，內媿者也。棣華曰：吾子之言痛切矣。世間竟無不公道，在七分以內之事乎？予曰：州縣受理稍持公道，雖使至八九分可也。至兩司則格礙多矣。然不曰三分公道，而曰七分不

公道者爲不公道之取數已贏不敢更以公道自居故變其詞使居上游者知所做懼也賤子所經民與官訟之案數十百起誣枉在民者不過三五事耳受理之初解結梳根務求得實官吏慄慄惴恐問官亦爲之咋舌相結肆謗譴然其卒也未嘗辦一叅案而絕無釀成巨獄者以不欲鬱民故也近世以鬱民而成巨獄者如安徽之壽州案江蘇之丹徒案浙江之德清案皆仰煩

聖慮星使交馳問官道府以下聯袂赴戍而剖別本案曲直誠未能得十分之三閣下所悉也有一案叅一官則一省之可居官者或寡矣結正其本案而通融其因緣牽掣

者七分不公道不亦可乎。棣華稱善者久之。然而說也。祇可用之於控訐之案。至官吏自爲骫法。復何顧忌之有。雖然。不可以不務昭其信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君子信而後勞其民。阿孫兩鉅公爲八折收漕之奏。其用心固未必專爲屬吏開方便法門也。惟素行不足。取信於民。而屬吏之信之甚摯。捏

督誑愚爲

國斂怨。豈必歸安。始有徐江都。始有陳哉銅山。詣驗照例。殮埋。初心固無他也。吏誘於外。友聳於中。凡此皆有司自爲骫法。不關訐上。而上游不舉其職。動引投鼠忌器以爲

說罪坐所由恐蒼蒼者未必同此夢夢也泰安勘而疑疑而導以出路未爲大失也事跡明白乃任性負氣尙上游以與民爭議以首惡不亦宜乎予留別大明湖詩云無非同有非無罪同有罪齊治自古然於今竟莫改豈惟齊而已哉

與次兒論讞獄書

告汝興實接來書知蘇守舒自庵先生招入讞局全省刑獄於茲總匯汝看卷頗快亦能記憶唯性急不耐狡展此大誠也讞獄非甚難之事而尙書謂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又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詞至述古先王之政必云明德

慎罰易言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何其重耶。我始至江西。陳蓮史提刑以廣信廖氏部案。司府鞫之。經歲不得要領。札委審辦。我到南昌看卷三日。已見端倪。而江西陋習。簽押刑招房。站堂差。阜無不插嘴問話。我因告南昌囑在堂人役。皆莫開口。南昌殊不謂然。我告以試問一堂再看。南昌乃如指諭。其丁役堂訊兩日。已得真情。而有要證未到。稟請委提。南昌見我審案得法。諄託代審。其自理積案。各處詞訟。止有三造。江西獨有四造。三造者原被中證也。江西則原被各請其私人爲中證。故有四造。以此應審之人更多。我先看明卷宗。乃開場諭原差帶全案人證。在

堂照點名單過硃問其年齒住址父母兄弟妻子生業皆徧飭帶下堂乃獨傳原告和顏款語諭以將所事原委逐細告知原告既畢詞又諭以你事已隔年餘保無記憶不清匆促誤說且慢慢想明再說卽前供有錯准汝想明改正原告詞又畢仍諭令再想如是者三乃諭以汝三次細想過以後若添出別情便出訟師教唆卽是真情我也不聽了原告叩頭說斷無別情可說我又諭之曰你三次所供有前情說在後後情說在前處今既仔細想明前後都清清楚楚可將真實的話從頭再說一遍我聽以便招房錄供原告下乃傳被告亦如前問原告之法次傳要證亦

如之。招房呈供單有不符處，用硃筆核改定，乃傳全案人
公同看供，仍諭以各看各供，有寫錯處，回明更正，看別人
供，有捏誣處，逐層指駁，四造辨駁鋒起，我總靜聽，俟其畢
詞，乃各摘其罅隙而切訐之，無不承者，兩造既承服，乃面
寫讞語於供後，示四造公看，乃飭帶下，照斷具允服，遵依
限狀再帶第二案，如前問訊，在南昌四十日，問過自理案
三百起，有七十餘案人證不齊，其餘二百三十餘案皆結
未嘗一用掌責，管責我旋奉諱回籍，服闋重到，查詢所結
之案，並無一翻控者，卽人證不齊未結之案，我亦將審過
供情核定，加看於後聲明，俟某人到案，察看有無別情，再

行定奪我回籍後諸未結案中證出具和息者亦什七八
蓋卷經看明曲直已得十七八再據供定讞自然平允無
可翻異問官第一不可先說話不可多說話不可動氣性
我走過多省見讞局中能員坐堂但聞問官亂喝亂叫先
教供後逼供箠楚無數號慟盈廷是非曲直安得不顛倒
乎此係我弱冠客朱文正節署時見文正審辦發交及提
省鉅案而心識之者故以告汝我耳目雖劣尙可足用家
中大小平安汝一心從公毋庸遠望年下或有便差來白
門度歲也好道光癸卯季夏父字

與次兒論讞獄第二書

字告與實知之。前書言讞獄之法頗詳盡。然止言得本案之情實。至於首府讞局。爲全省總匯。或京控奉發。或上控提省。或翻異提全案人證。其案多有自數年至十數年者。又本案兩造先後控訴之詞。多出岔頭。更有牽砌別案作證。自數案至十數案者。提卷動至盈箱。提犯動致數十百人。首府有發審友例。爲主政。然近來幕友莫肯悉心看卷。且難保不別存意見。此宗大案奉委。例有一月審限。爲期本寬。必須將全卷先看一遍。摘出緊要之人。再將全卷逐人摘出其緊要情節。遇有岔出頭腦。必須細想前後。與本案是否有關涉處。蓋岔出情節。每有股大於腰。指大於股。

者一經挑掣常至本案不可收拾此種情節雖要摘出然須於摘略內註明不可追究或竟不置一詞以便正案合龍摘節略時務要註明日後堂訊但看節略免再查卷之煩摘定節略把鼻已得必須細檢律例拿定一正經歸宿訊供時皆注定正條則供成而看亦成發審友即有意見不能動彈供情蓋發審大案斷不能如自理小案一一得實然或移情就例或擇例就情務求平允而寬厚則問官與犯人兩無所憾而訟師不能簸弄其間則案易了結而自無翻異若一挑掣忿頭必致展轉提犯逾限既自關考成拖延更累及無辜造福作孽只爭一間慎之又慎至於

牽砌之案其已結者勿論其未結而人集者於本案有涉而無礙便宜於大案後提出略加數語便可帶結若牽掣重大頭緒紛繁便宜以人證不齊等語蹬歸原衙門自行集訊結正分合機宜至爲不易又堂訊數次之後每有兩造當堂遞稟此必情有難白而以筆代舌必須細看細想或收受或發還斷不可草草下一字或反爲所持存礙大局說雖淺近大要盡此蓋看卷摘略最爲緊要然亦有堂訊時真情與卷載迥異者又不可執畧硬做至案情既得稟承審官常有干礙不得不設法周旋則書三案後論之言具詳茲不贅及後八日父字